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現代日本小說集

(一)

國木田獨步等著

周作人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現代日本小說集

(一)

國木田獨步等著

周作人譯

漢譯世界名著

序

我們編譯這部小集，本可以無需什麼解說。日本的小說在二十世紀成就了可驚異的發達，不僅是國民的文學的精華，許多有名的著作還兼有世界的價值，可以與歐洲現代的文藝相比。只是因了文字的關係，歐洲人要翻譯他頗不容易，所以不甚爲世間所知。中國與日本因有種種的關係，我們有知道他的需要，也就兼有知道他的便利：現在能够編成這部創始的——雖然是不完善的小集，也無非只是利用我們生在東亞的人的一個機會罷了。

我們現在所要略加說明的，是小說的選擇的標準。我們的目的是在介紹現代日本的小說，所以這集裏的十五個著者之中，除了國木田與夏目以外，都是現存的小說家。至於從文壇全體中選出這十五個人，從他們著作裏選出這三十篇，是用什麼標準，我不得不聲明這是大半以個人的趣味爲主。但是我們雖然以爲純客觀的批評是不可能的，却也不肯以小主觀去妄加取捨；我們的方法是就已有定評的人和著作中，擇取自己所能理解感受者，收入集內，所以我們所選

的範圍或者未免稍狹；但是在這狹的範圍以內的人及其作品却都有永久的價值的。此外還有許多作家，如島崎藤村、里見弴、谷崎潤一郎、加能作次郎、佐藤俊子諸人，本來也想選入，只因時間與能力的關係，這回竟來不及了，這是我們非常惋惜的事。

還有一件事，似乎也要順便說明，便是這部集裏並沒有收入自然派的作品。日本文學上的自然主義運動，在二十世紀的「初十」盛極一時，著作很多，若要介紹，幾乎非出專集不可，所以現在不會將他選入。其次，這部小集原以現代為限，日本的現代文學裏固然含有不少的自然派的精神，但是那以決定論為本的悲觀的物質主義的文學可以說已經是文藝史上的陳跡了，——因此田山花袋的棉被（Futon）等雖然也曾愛讀，但沒有將他收到這集裏去。

這裏邊夏目森有、島江口菊池芥川等五人的作品，是魯迅君翻譯，其餘是我所譯的。我們編這部集的時候，承幾個日本的朋友的幫助，總說一句以誌感謝。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日，於北京。

周作人。

現代日本小說集目錄

序

國木田獨步二篇

少年的悲哀

巡查

夏目漱石二篇

挂幅

克萊喀先生

森鷗外二篇

遊戲

沈默之塔

鈴木三重吉三篇

.....一

.....一三

.....二三

.....二六

.....三五

.....五五

金魚……………六九

黃昏……………七六

照相……………七九

武者小路實篤二篇

第二的母親……………八二

久米仙人……………一二三

有島武郎二篇

與幼小者……………一二九

阿末的死……………一四七

長與善郎二篇

亡姊……………一八二

山上的觀音……………一九八

志賀直哉二篇

到網走去……………二〇六

清兵衛與壺盧……………二二〇

千家元曆二篇

深夜的喇叭……………二二八

薔薇花……………二三九

江馬修一篇

小小的一個人……………二四五

江口渙一篇

峽谷的夜……………二五五

菊池寬二篇

三浦右衛門的最後……………二八〇

復讐的話……………二九三

芥川龍之介二篇

鼻子……………三〇九

羅生門……………三一九

佐藤春夫四篇

我的父親與父親的鶴的故事……………三二九

「黃昏的人」……………三三八

形影問答……………三四五

雉雞的燒烤……………三五〇

加藤武雄一篇

鄉愁……………三五六

附錄……………三六四

少年的悲哀

國木田 獨步

「少年的歡喜倘是詩，少年的悲哀也是詩。宿在自然的心裏的歡喜若是可歌的，那在自然的心裏低語的悲哀也是可歌的了。」

總之我現在想將我少年時候的悲哀之一，講給諸君聽聽。……一個男子這樣的說。

「我從八歲起到十五歲止，養在叔父的家裏；其時我的父母都在東京居住。

叔父的家是那地方的一個大家，有許多山林田地，家裏的男女用人，平常也總有七八人。

我的父母使我在鄉村裏過了我的少年時代，我不得不感謝他們的好意。倘若我八歲的時候同父母一起住在東京，我今天的情形恐怕很要不同了罷。無論如何，我的智識即使比現在或者更進步，但我的心却未必能從一卷威志威斯（Wordsworth）享受高遠清新的詩思罷。

我在山野閒隨意奔走，過了七年的幸福的日子。叔父的家在小山的脚下，近郊多是樹林，有

河有泉有池，而且相距不很遠便是瀨戶內海的灣港。山野，樹林，溪泉，河海，都於我沒有一點自由的

地方去玩，去不去呢？

「什麼地方呢？」我問。

「你不必問什麼地方。無論那里，都有什麼要緊呢？阿德帶你去的地方，沒有不有趣的，」德二郎微笑着說。

這德二郎在那時大約二十五歲，是一個倔強的少年，原是孤兒，從十一二歲的時候起，便在我叔父的家裏做事。顏色淺黑，容貌整齊，喝了酒必定唱歌，便是不喝也唱著歌勞動，興致總是很好。不但他的樣子常是高興，便是他的心事也很正直；叔父常說在孤兒裏是很難得的，本地的人也沒有一個不佩服他的。

「但是對叔父和叔母，須得祕密纔好呢，」德二郎說了，便唱著歌爬上後山去了。

這正是盛夏中間，月色鮮明的一夜。我跟在德二郎的後面，來到田間，沿著稻香馥郁的田腔走去，走上河邊的隄上。隄比別處原要更高一級，所以上了這隄，便可以望見廣漠的田野的一面。這雖然還是黃昏時候，高寒明淨的月光，漫蓋山野；田野盡頭冒著薄靄，如在夢裏；樹林含煙，彷彿浮著一般；低的河柳葉尖的積露，珠子一樣的發光。小河的末尾便是灣港了，正滿漲着晚潮。用船板拚合了駕著的橋，這時候看去忽然覺得很低，便因為水面高了的緣故；河柳也一半浸在水裏了。

隄上雖有微風，河裏却毫沒有波紋，水面像鏡子一般，映出澄清的天空的影。德二郎下了隄，解開繫在橋下的小船的繩索，一脚跳下去；本來靜著的水面，這時候忽然起了波紋了。

「哥兒，快點快點！」德二郎催著我，便駕起櫓來。我急忙也跳下船去，不一刻這小船已向著灣港的方面溜下去了。

漸漸的同灣港相近，河身也漸漸的廣闊起來；月將他的清光浸在河面，兩邊的隄愈走愈遠，回顧上流，已經被薄靄遮掩，我們的船早已進了灣港了。

在這時候橫渡這湖一般廣闊的灣港的，只有我們這一隻小船。德二郎在今夜，不像平常的高聲，只用了小聲唱著歌，靜靜的搖櫓。退潮的時候差不多像沼澤一樣的灣港，現在因為高潮與月光，完全變了模樣，在我看去也覺得不是平常見慣的那泥臭的灣港了。南方山影，陰暗的倒映在水裏；東北兩面的平野上，月光蒼茫，更辨不出那里是水陸的界線；我們的小船，正向著西方前進。

西方是灣港的入口，水狹而深，岸促而高；在這裡下錨的船數目雖然不多，形狀大抵是西洋式帆船，所裝的貨物是此地出產的食鹽；此外本地的做朝鮮貿易的人所有的船舶，也頗不少，也還有往來內海的客船。兩岸的人家，高高低低，據山臨水，約有好幾百戶。

從灣港的内部望出去，舷燈高高的點著，幾乎疑是星光；燈影低低的映著，又像是金蛇；寂寞的山色，浮在月影裏，看去真同繪畫一般。

小船漸漸前進，這小港裏的各種聲音也愈加聽得清楚了。我現在雖然不能將這港的光景詳細說明，但是那夜的情形還是歷歷的在我眼前，可以說個大略：這是夏夜的月明的一晚，船裏

的人都走到甲板上，家裏的人走出門外來，臨海的窗戶也都開了，燈火在風中微漾，水面平滑如油，有吹笛的，有唱歌的，又有夾著三絃的音的喧笑的聲音從臨水的妓樓起來，很是快樂熱鬧的樣子；但包住這一幅繁華的畫圖的寂寥的月色，山影與水光，我却也不能忘記。

在帆船的影底下鑽過去，德二郎便將小船在一處陰暗的石級面前停住了。

「請上來罷！」德二郎對我說。他只在堤下說了一句「請下船罷」，以後在船裏不曾開過口，所以我毫不知道他爲什麼帶我到這里來；但我也就依着他的話，出了小船。

德二郎繫了船索，也跨上石級，儘向前面走去，我也不作一聲，只跟在後面走。石級寬不到三尺，兩旁都是高的牆壁。我們走完了石級，似乎到了人家的一個院子裏了。院子的角裏放著太平水桶，四面用板壁圍著；一面的板壁上邊，露出繁茂的樹頂，似乎是一株香團樹。月光印在地上，寂然無人。德二郎暫時立定，彷彿靜聽模樣，隨即走近右邊的板壁，向裏推去；原來這里是一個小門，那扇黑門便一聲不響的張開了。門裏面就是一座樓梯，門開的時候，便聽得有脚步聲悄悄的下那樓梯來。

「德爺麼？」一個年青的女人窺探著說。

「等了好久了罷？」德二郎對女人說，又回顧著我道，「哥兒也帶了來了。」

「哥兒請上來罷！你也快點上來，在這裡耽擱是不行的。」女人催著德二郎，他便走上樓梯去，只對我說了一句，

「哥兒，這裡暗呢。」他同女人已經上了樓，我沒法也只得跟著爬上暗而且狹，又頗峻急的樓梯去。

原來這家也是妓樓之一，現在女人引導我們進去的屋子是臨海的一室，憑欄望去，不但港內的情形，就是灣港的內部，田野的盡頭，以及西邊的海岸，都能看見。但是這間屋裏，鋪著的六張席子已經古舊，看去不像是一間華麗的屋子。

「哥兒，請這裡坐。」女人將墊子擲在欄杆底下，又拏了香橙與各種果子點心勸我喫。打開間壁的門，那邊預備著酒菜；女人便搬了過來，同德二郎對面坐下。

德二郎現出平常沒有的懊惱的樣子，將女人所斟的一杯酒一口喝乾了，注視著伊問道，

「終於決定在幾時了？」

這女人大約十九或二十歲模樣，臉色蒼白，彷彿毫無力氣，我看了幾乎疑心伊是病人。伊屈指數著說，

「明天，後天，大後天，決定在大後天了。但是，我到了此刻，又有點迷惑起來了。」說著垂了頭，偷偷地用袖角揩眼；德二郎在這時候獨自斟酒，儘量的喝下去。

「到了此刻，豈不是沒有法子麼？」

「這雖是如此，——但想起來覺得倒不如死了，却要好的多呢。」

「哈哈……哥兒，這個姐兒說死了好，你看怎樣辦呢？——喂，喂，前回所約的哥兒現在帶來了，你不好好的看麼？」

「我從先便看著呢。心想這長的真像，正佩服著哩。」女人說了，含笑向我注視。

「像誰呢？」我急忙詢問說。

「像我的兄弟，說哥兒和我的兄弟相像，雖然是唐突的事，你請看這個。」伊從衣帶中取出——

張照片給我看，

「哥兒，這個姐兒將照片給我看，我說這和家裏的哥兒一般無二，伊託我一定帶來要看看，所以我今晚帶了哥兒到這里來的；你非要教伊好好的款待不可呢。」德二郎說著話，還只是儘量喝酒。女人挨到我的近旁來，很和氣的微笑著說，

「那自然要好好的款待；哥兒你要喫什麼呢？」

「什麼都不要。」我說著，轉過臉去。

「那麼，坐船去罷，和我坐船去罷。呢，這樣好罷？」伊起身出去，我便也跟著下了樓梯，德二郎却只是帶笑望著我們。

走下前回的石級，伊先將我放在船裏，解了船索，隨後颯的跳下船來，很輕便的搖起櫓來了。我那時雖然還是兒童，看了伊的舉動，也不禁覺得驚異。

離了河岸，回頭仰視樓上，只見德二郎靠著欄杆，向下眺望；裏面點着燈，外面又受了月光，所以他的姿勢很分明的可以看出。

「小心！怕危險呢。」德二郎從樓上說。

「不要緊！」伊從下邊答應。「立刻就回來的，請你等一會罷。」

我們的船暫時在六七隻大船小船中間，曲曲折折的行了一刻，便出到廣闊的河面上。月光愈加清寒，幾乎是秋夜模樣；女人停了櫓，坐在我的旁邊，又仰視月光和四周的景色，對我說道，

「哥兒，你幾歲？」

「十二。」

「我的兄弟的照片，也是十二歲的時候照的；現在是十六……是的，雖然十六歲了，但是十二歲的時候分別之後，便不會會見過；所以到了此刻還覺得他是哥兒一般模樣呢。伊注視著我的臉，忽而流下淚來，在月光底下顯得伊的顏色更加蒼白了。」

「死了麼？」

「不，倘若死了，倒也就斷念了；分別以後，還不知道他的下落與情況呢。兩親早已死別，只贖了姊弟兩人，正是互相靠傍著過活，現在却又分散了，連生死還不明白。而且我不久也要被人帶

到朝鮮去了，恐怕在這一生中已經不能再會了。」伊的眼淚沿著面龐流了下來，伊也並不揩抹，只望着我的臉低聲啜泣。

我向著河岸眺望，不作一聲，聽伊這番說話。人家的燈火映在水裏，閃閃的搖曳着。緩緩的響着櫓聲，大傳馬船開駛過去，船上的男子用了清亮的聲音唱著船歌。我在這時候，覺得在我幼穉的心裏感着說不出的悲哀。

忽然有人操着小船，飛奔而來的，却正是德二郎。

「我拏了酒來了！」德二郎在一二丈以外大聲的說。

「好呵！我正和哥兒講我兄弟的事，哭著呢。」伊正說著，德二郎的小船已經到了。

「哈哈，我也正想大概是這樣罷，所以拏了酒來了。喝酒罷，喝酒罷！我給你唱歌！」德二郎似乎已經醉了。女人拏了德二郎給伊的一隻大酒杯，注了滿杯的酒，一口氣喝下去。

「再一杯！」這回是德二郎替伊斟滿了；伊拏來又一口喝乾，呼的將酒氣對着月光噴去。

「這就好了。現在我唱歌給你們聽罷。」

「不，德爺。我想儘量的哭一場。在這里沒有人看着，也沒有人聽見，請讓我哭罷。請讓我儘量的哭罷！」

「哈哈，……那麼，你便哭罷。我和哥兒兩人聽著就是了。」德二郎對著我笑。

女人俯伏著，哭泣起來。但是也不便發出大聲，所以只見伊背上抽搐，很是痛苦的模樣。這時候德二郎忽然變成一副莊重的相貌，看著伊的這情形，隨後突然回過臉去，對著山看，也不作一聲。過了一刻，我說道，

「阿德，回去罷！」

這時候女人連忙擡起頭來，說道，

「對不起，哥兒看著我哭，真無聊了……我因為哥兒來了，彷彿已經得同兄弟會見過了的樣子。哥兒，也請你健康，快點長大起來，成爲偉大的人。」伊用了悲切的聲音說。「德爺，時候太遲了，恐怕家裏對不起，你早點帶了哥兒回去罷。我現今哭過了，昨天以來的那種心裏的悶氣都已消散了。」

伊跟了我們的船，送了三四町，後來被德二郎阻止，方纔將櫓停住；兩隻小船便漸漸的離遠了。小船將要分開的時候，女人對我反復著說，

「請你不要忘記了我！」

以後過了十七年，直到現在，我還清清楚楚的記著當夜的情景，想忘記也忘記不得。那可憐的女人的容貌，至今還映出在我的眼前。這一夜裏，淡霞似的包著我的心的一片悲哀，跟著年歲逐漸的濃厚起來；即在此刻回想起那時的心情，也感著一種不可堪的，深而且靜的，無可如何的悲哀的情緒。

以後德二郎因了我的叔父的幫助，成爲像樣的農夫，如今已經是兩個小孩的父親了。

那個飄流的女人，轉到朝鮮去之後，又漂泊在什麼地方，過那不幸的生活；還是已經辭了這人世，到靜肅的「死」的國土去了呢：在我固然不能知道，便是德二郎也似乎不曾知道了。」

巡查

國木田 獨步

我在近時，偶然和一個名叫山田銑太郎的巡查相識，年紀大約三十四五歲，是骨格雄偉，身體高大的堂堂的偉丈夫。

我不很知道面相的事，但是圓的臉，嘴上和兩頰的胡鬚都黑黑的，鼻子眼睛很大，看去不能說是柔和的相貌，實際却是很忠厚的人，在世間原是常有的，這巡查似乎也屬於這一類。

倘若這樣的人是沉默的，那也不是很愜意的面相，但是他很能說能笑，笑起來眼邊現出一種愛嬌，說話的時候，也不管別人的窘不窘，隨意的說，又時常用了想不到的比喻，很是得意，兩三遍的重複的說。這樣的人，如何他會討人家的憎惡麼？

有一天，他說明天不是值日，一定請過來，殷勤的催促，我於是便在那天的下午一點鐘左右去訪山田巡查。

「一定請過來。沒有什麼東西，因為天氣冷，我們這樣的談天罷。」他說著用手裝出喝酒的樣

子。

小器作鋪的樓上的一間房，是他的住室。從作場旁邊走上急而且狹的樓梯，當面便放著炭簍。皮靴像蝦蟆似的睡在角落裏，一枝粗的棍子豎在旁邊看守著，這大約便是行杖罷。別一間房裏，或者是住著一個書生，漏出微吟的聲音來；走過這房前陰暗的板廊，對面的房便是山田巡查的寓了。

「呀，來了麼？請這邊坐，請！」他說著急忙站起，從壁廚裏拏出一個墊子，拋在長火爐的那邊。他正在飲酒，已經是略有醉意的時分了。

「獨身的生活是這個樣子。你所看見的，這屋也狹小，而且家常器具都放在這裏面，簡直是豬圈罷了，是豬圈……」他四邊探望，好像搜尋什麼東西，忽然的將面前的酒杯一口喝乾了，（又斟上了酒）說道，

「喝一杯罷！倘若已經喫過飯，單喝酒罷，這酒決不是那些喝了會到頭裏來的酒呀。」

我接了酒杯，放在膳臺上。這房間確是狹小，却收拾得很整齊。一個懸掛的壁廚突出在房子

裏，紙屏上都是補綴，壁上塗抹得很髒，席子烏黑，紙窗也熏昏了，確是很齷齪的房間，但到處都打掃得很乾淨，怎麼說是豬圈呢？

窗下是一張短几，右邊一個書箱，橫邊是長火爐，並排的放著膳臺，靠右手的壁是衣箱食廚，上頭是卍字廚，都是舊的，却都很清潔。煙草盆，點心合，茶葉瓶，蓋碗，書帙，都適宜的整齊的排着。書箱上放着三四個盆栽的小花盆。

我將酒杯還他，說道，

「到底是警官，所以很喜歡清潔哩。」

「哈哈，也不能算是喜歡清潔，這是我的脾氣，是不大好的脾氣，別人做的事情總是不中意，所以很窘哩。至於食器，尤其如此，無論飯碗或是什麼，叫別人去洗了，總覺得不放心，所以一切都是自己動手做……」

「那麼，這正是天生的獨身者的脾氣了，哈哈。」

「的確是這樣，所以家鄉裏雖然有老婆在那里，却不去叫，因為一個人也並不覺得什麼不

便。」

「有夫人在那里麼？那麼，也不必甘心過這樣獨身者的寂寞生活罷。還有，小孩呢？」

「小孩也有。有一個五歲的男孩。但是，總還是一個人更舒服。」一面獨酌著說，「只是我不叫妻子來，原來也還有別的理由。」

「雖然不知道有怎樣的理由，但我想既然有了妻子，却不享一家團圓的快樂，總不是正當罷？你不覺得寂寞麼？」

「不，並不是全不覺得寂寞，我也時常回去，妻也時常來的呵。趁了火車，一天裏可以來回，正是便當的世間呵。請你不必掛念，鋪蓋也有兩份備着呢。哈哈。」

「哈哈，既然這樣的悟徹，那也沒有什麼了。」

「請喫點什麼罷！雖然沒有什麼好的東西。怎麼樣，豆呢，還是橘子？」

膳臺上拉雜的擺着煮豆，青魚子，橘子，醋烏賊之類。掛在柱上的花瓶裏，插着聊以塞責的松枝。冬天的日腳已經傾斜，正射着西窗。主人的臉紅了，眼睛迷蒙的，到底是正月的情景。

主人從擱在專賣特許的風爐上的鐵壺裏，取出暖酒瓶來，接續說道，

「的確還是一個人更爲快活。——趁熱喫一杯罷。——而且我本不是自己願意娶妻的。偶然被一處人家要去做贅婿，倘若不是這樣，至今還是獨身罷。第一件，做了巡查，想養活妻子，享受快樂，是不大容易的把戲。這要比蛇的走索更困難。——你曾經看見過蛇的走索麼？我却見過一回。姓名不好說出來，在我們的同僚中間，有這樣的一位，養活他的妻，三個小孩和他的母親，而且頗爽快的過日子。可以佩服罷？原來他不喝酒，也不吸煙。這樣的人是個例外，是我們所做不來的把戲。」

「但是將夫人放在鄉間，費用還是要的，可不是一樣麼？不必再推託了，住在一處罷。夫人也是可憐呵。」

「哈哈，你倒很是孝妻哩。其實就是我也何嘗不愛我的妻呢，但是在鄉間還有一點財產，而且父母也還在，所以伊住在那邊，倒是兩邊都方便的事情。像我這樣，實在是當作一種遊戲，纔幹著這個職業。倘若厭倦了，便放了手回到鄉間去，還不至於沒有飯喫呢。」

「那是很舒服呵。」

「真是很舒服！所以酒也是這樣的從石崎整桶的買來，囁囁的喝下去。澤之鶴（一）也好，不過在我們似乎略甜一點，所以還不如起字號的適口。至於菜館裏的混成酒，那可是要不得了。」

他開始酒的品評與混成酒的攻擊，他的醉意也似乎更加發出來了。

「如何請拏出一點隱藝（二）來罷。我麼？我是全然無藝的，只有飲了則眠，便即睡着罷了。」

他這樣說，眼睛迷迷蒙蒙的，確有點渴睡的樣子。

「我要是同你們一樣的能夠做文章，也有許多事情想寫他出來，但是不成！」

他閉了眼暫時沉默着，忽而微笑說道，

「哼，是了。有一件要請你看的東西。」

從書桌抽斗裏拏出五六張彷彿是草稿的東西，將其中的一張放在我的面前。原來是一篇漢文，

（一）澤之鶴與起字號都是酒的名目。

（二）平常不爲人家所知，獨自學會的技藝，謂之隱藝（Kakushigei）。

題曰「題警察法」。

「夫警察之法，以無事爲至，」

他用了一種聲調，搖著身子，將漢文朗誦起來。

「治事次之——如何？」

「贊成贊成。」

「以無功爲盡，立功次之，故——如何？——故日夜奔走而治事，千辛萬苦而立功者，非上之上者也。」

「這樣，所以睡著的麼？」

「哈哈，請你再聽下去。——最上之法，非在治事，非在立功，常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制其機先。故無事而自治，無功而自成，是所謂爲於易爲，而治於易治者也。——如何，是名論罷？——是故善盡警察之道者，無功名，無治跡，神機妙道，存乎其人，愚者所不能解也。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文章雖然拙，主意如何？」

「文章也妙，主意更是大贊成。」

「神機妙道，存乎其人，愚者所不能解也麼，哈哈。」他說了很得意。「先喝了酒，養足了精神，以制其機先罷。如何，趁熱再喝一杯？」

「我儘够了！此外還有什麼妙的東西麼，像詩這一類的東西？」

「詩麼？有的。說是有的，未免太威嚴了；叫作幼學便覽成績的，却有兩三打在這裡。」他掣出四五張謄在格紙上的稿子給我看，却又說道，

「不，給你看了很見笑，我來吟一兩首罷。那麼，可是都是拙劣的。春夜偶成罷——朦朧烟月下，一醉對花眠；風冷夢驚覺，飛紅埋枕邊。——如何？下田歌子所做的歌裏，有叫作什麼的一首。嚶，那叫做什麼呀，現在恰巧忘記了。這是翻譯那首的意思的，却完全比不上。那個奶奶，這樣的稱呼雖然失禮，做的歌確是很好哪！」他將身子左右搖動，又將春夜偶成重吟一遍。「這裡有一篇別致的東西，題曰權門所見——權門昏夜乞憐頻，朝見揚揚意氣新，妻妾不知人罵倒，醜夫滿面帶髯塵。——如何？」

「很痛快。」

「這是做某大臣的警衛的時候所作。醜夫滿面帶髻塵——麼？」

「再吟一首罷。」

「好罷。」他翻著草稿，隨後突然的吟道，「故山好景久相違，斗米官遊未悟非，杜宇呼醒名利夢，聲聲復喚不如歸。——哈哈，終於說出本懷來了。」

「哈哈，本懷終於露出來了。」

「哈哈，」山田巡查也笑了隨即閉了眼睛，也並不想念著什麼，茫然的坐着。他已經半分鐘了。突然的又叫道，

「不，到底還是這樣舒服。」張開眼睛看着我，微微的笑，又便打起瞌睡來了。

我暫時靜靜的等着，但叫醒他也覺得對不起，便悄悄的站起來，走出房外去。

從小器作鋪走過四五十間（三）的路便是十字路。我走到這裡的時候，向後邊回顧，却見山

（三）一間長六尺，六十間爲一町。

田巡查的鬚鬚蓬鬆的臉出現在小器作鋪的樓窗口，向着我只是點頭。

我對於這巡查，覺得完全中意了。

掛幅

夏目漱石

大刀老人決計在亡妻的三週年忌日爲止，一定給豎一塊石碑。然而靠着兒子的瘦腕，纔能顧得今朝，此外再不能有一文的積蓄，又是春天了。擺着赴訴一般的臉，對兒子說道，那忌日也正是三月八日哩，便只答道，哦，是呵，再沒有別的話。大刀老人終於決定了賣去祖遺的珍貴的一幅畫，拏來做用度。向兒子商量道，好麼？兒子便淡漠到令人憤恨的贊成道，這好罷。兒子是在內務省的社寺局裏做事的，拏着四十圓的月給。有妻子和兩個小孩子，而且對大刀老人還要盡孝養，所以很喫力。假使老人不在，這珍貴的掛幅，也早變了便於融通的東西了。

這掛幅是一尺見方的絹本，因爲有了年月，顯着紅黑顏色了。倘掛在暗的屋子裏，黯澹到辨不出畫着什麼東西來。老人則稱之爲王若水所畫的葵花。而且每月兩三次，從櫃子裏取了出來，拂去桐箱上的塵埃，又鄭重的取出裏面的東西，立刻掛在三尺的牆壁上，於是定睛的看。誠然，定睛的看着時，那紅黑之中，却有瘀血似的頗大的花樣。有幾處，也還微微的剩着疑是青綠的脫落

的癡痕。老人對了這模糊的唐畫的古蹟，就忘却了似乎住得太久了的住舊了的人間。有時候，望着掛幅，一面吸煙，或者喝茶。否則單是定睛的看。祖父這，什麼？孩子說着走來，想用指頭去觸了，這纔記起了年月似的，老人一面說道動不得，一面靜靜的起立，便去捲掛幅。於是孩子便問道，祖父，彈子糖呢？說道是了，我買彈子糖去，只是不要淘氣罷，嘴裏說，手裏慢慢的捲好掛幅，裝進桐箱，放在櫃子裏，便到近地散步去了。回來的時候，走到糖店裏，買兩袋薄荷的彈子糖，分給孩子道哪，彈子糖。兒子是晚婚的，小孩子只六歲和四歲。

和兒子商量的翌日，老人用包袱包了桐箱，一清早便出門去，到四點鐘，又擎着桐箱回來了。孩子們迎到門口，問道，祖父，彈子糖呢？老人什麼也不說，進了房，從箱子裏取出掛幅來掛在牆上，茫然的只管看。聽說走了四五家骨董鋪，有說沒有落款的，有說畫太剝落的，對於這畫，竟沒有如老人所豫期的致敬盡禮的人。

兒子說，古董店算了罷。老人也道，骨董店是不行的。過了兩星期，老人又抱着桐箱出去了。是得了紹介，到兒子的課長先生的朋友那里去給賞鑒。其時也沒有買回彈子糖來。兒子剛一回家，

便彷彿嗔怪兒子的不德義似的說道，那樣沒有眼睛的人，怎麼能讓給他呢，在那哩的都是賸物。兒子苦笑着。

到二月初旬，偶然得了好經手，老人將這一幅賣給一個好事家了。老人便到谷中去，給亡妻定下了體面的石碑，其餘的存在郵局裏。此後過了五六天，照常的去散步，但回來却比平常遲了二時間。其時兩手抱着兩個很大的彈子糖的袋。說是因為賣掉的畫，還是放心不下，再去看一回，却見掛在四席半的啜茗室裏，那前面插着透明一般的臘梅。老人便在這里受了香茗的招待。這比藏在我這里更放心了，老人對兒子說。兒子回答道，也許如此罷。一連三日，孩子們儘喫着彈子糖。

克萊喀先生

夏目漱石

克萊喀 (W. J. Craig) 先生是燕子似的在四層樓上做窠的。立在階石底下，即使向上看，也望不見窗戶。從下面逐漸走上去，到大腿有些酸起來的時候，這纔到了先生的大門。雖說是門，也並非具備着雙扉和屋頂；只在濶不滿三尺的黑門扇上，掛着一個黃銅的敲子罷了。在門前休息一會，用這敲子的下端剝啄剝啄的打着門板，裏面就給來開門。

來給開的總是女人。因為近視眼的緣故罷，戴着眼鏡，不絕的在那里出驚。年紀約略有五十五左右了，想來也該早已看慣了世間了，然而也還是只在那里出驚，睜着使人不忍敲門的這麼大的眼睛，說道「請」。

一進門，女的便消失了。於是首先的客房——最初並不以為是客房，毫沒有什麼別的裝飾，就只有兩個窗戶，排着許多書。克萊喀先生便大抵在這裡擺陣。一見我進去，就說道「呀」的伸出手來。因為這是一個來握手罷的照會，所以握是握的，然而從那邊却歷來沒有回握的時候。這邊

也不見得高興握，本來大可以廢止的了，然而仍然說道「呀」，伸出那毛毳毳的皺皮疙瘩的，而且照例的消極的手來。習慣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這手的所有者，便是擔任我的質問的先生。初見面時，問道報酬呢？便說道是呵，一瞥窗外邊，一回七先令怎麼樣，倘大貴，多減些也可以的。於是我定爲一回七先令的比例，到月底一齊交，但有時也突然受過先生的催促。說道，君，因爲有一點用度，可以付了去麼等類的話。自己便從袴子的袋裏掏出金幣來，也不包裹，說道「哦」的送過去，先生便說着「呀，對不起」的取了去，攤開那照例的消極的手，在掌上略略一看，也就裝在袴子的袋裏面了。最窘的是先生決不找餘款。餘將款入下月分，有時纔到其次的星期內，便又說是因爲要買一點書之類的催促起來。

先生是愛爾蘭人，言語很難懂。倘有些焦躁，便有如東京人和薩摩人吵鬧時候的這麼煩難。歸而且是很疏忽的焦急家，一到事情麻煩起來，自己便聽天由命而只看着先生的臉。

那臉又決不是尋常的。因爲是西洋人，鼻子高，然而有階級，肉太厚。這一點雖然和自己很相像，但這樣的鼻子，一見之後，是不會起清爽的好感情的。反之，這些地方却都亂七八遭的總似乎

有些野趣。至於鬚髯之類。則實在黑白亂生到令人悲憫。有一回，在培凱斯忒理德（Becker Street）遇見先生的時候，覺得很像一個忘了鞭子的馬夫。

先生穿白小衫和白領子，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始終穿着花條的絨衫，兩脚上是擁腫的半鞋，幾乎要伸進煖爐裏面去，而且敲着膝頭，——這時纔見到，先生是在消極的手上戴着金指環的。——有時或不敲而擦着大腿，教給我書。至於教給什麼，則自然是不懂。靜聽着，便帶到先生所樂意的地方去，決不給再送回來了。而且那樂意的地方，又順着時候的變遷和天氣的情形，發生各樣的變化。有時候，竟有昨日和今日之間搬了兩極的事情。說得壞，那就是胡說八道罷，要評得好，却是給聽些文學上的座談，到現在想起來，一回七先令，本來沒有可以得到循規蹈矩的講義的道理，這是先生這一面不錯，覺得不平的我，却胡塗了。況且先生的頭，也正如那鬚髯所代表的一般，彷彿有些近於雜亂的情勢，所以倒是不去增加報酬，請講更其高超的講義的好，也未可知了。先生所得意的是詩。讀詩的時候，從臉到肩膀邊便陽炎似的振動。——並非誑話，確乎振動了。但是歸根究底，却成了並非爲我讀，只是一人高吟以自樂的事，所以總而言之，也還是這一面

損。有一次，拏了思溫朋 (Swinburne) 的叫作羅賽蒙特 (Rosamond) 的東西去，先生說給我看。一看罷，朗吟了兩三行，却忽而將書伏在膝髁上，說道，唉，唉，不行不行，思溫朋也老得做出這樣的詩來了，便歎息起來。自己想到要看思溫朋的傑作亞泰蘭多 (Atalanta) 便在這時候。

先生以爲我是一個小孩子。你知道這樣的事麼，你懂得那樣的事麼之類，常常受着無聊不堪的事的質問。剛這樣想，却又突然提出了偉大的問題，飛到同輩的待遇上去了。有一回，當我面前讀着渥忒孫 (Watson) 的詩，問道，這有說是有着像雪黎 (Shelley) 的地方的人和說全不相像的人，你以爲怎樣？以爲怎樣？西洋的詩，在我倘不先訴諸目，然後通過了耳朵，是完全不懂的。於是適宜的敷衍了一下。說這和雪黎是相像呢還是不相像，現在已經忘却了。然而可笑的是，先生那是照例的敲着膝頭，說道我也這樣想，却惶恐得不可言。

有一日，從窗口伸出頭去，俯視着忽忽的走過那遼遠的下界的人們，一面說道，你看，走過的人們這麼多，那裏面，懂詩的可是百個中沒有一個，很可憐。究而言之，英吉利人是不會懂詩的國民呵。這一節，就是愛爾蘭人了得，高尙得遠了。——真能够體會得詩的你和我，不能不說是幸福

哩。將自己歸入了懂詩的一類裏，雖然很多謝，但待遇却比較的頗冷淡，我於這先生，看不出一點所謂情投意合的東西，來覺得只是一個全然機械的在那里饒舌的老頭子。

然而有過這樣的事。因為對於自己所住的客寓很生厭了，就想寄居在這先生的家裏看，一天，照例的講習完畢之後，請託了這一節，先生忽然敲着膝髀，說道，不錯，我給你看我的家裏房屋，來罷，於是從食堂，從使女室，從邊門，帶着各處走，全給看遍了。本來不過是四層樓上的一角，自然不廣濶。只要兩三分時，便已沒有可看的地方。先生於是回到原位上，以為要說這樣的家，所以什麼處所都住不下，給我回絕了罷，却忽而講起跋爾忒惠德曼 (Walt Whitman) 的事來。先前，惠德曼曾經到自己的家裏來，逗留過多少時，——說話非常之快，所以不很懂，大半是惠德曼到這里來似的，——當初，初讀那人的詩的時候，覺得有全不成東西的心情，但讀過幾遍，便逐漸有趣起來，終於非常之愛讀了。所以……

借寓的事，全不知道飛到那里去了。我也只得任其自然，哦哦的答應着聽。這時候，似乎又講到雪梨和誰的吵鬧的事，說道吵鬧是不好的，因為這兩個人我都愛，我所愛的兩個人吵鬧起來，是

很不好的，頗提出抗議的話。但無論怎樣抗議，在幾十年前已經吵鬧過的了，也再沒有什麼法。因爲先生是疏忽的，所以自己的書籍之類很容易安排錯。倘若尋不見，便很焦急，彷彿起了火災似的，用了張皇的聲音叫那正在廚下的老嫗。於是那老嫗也擺着一副張皇的臉，來到客房裏。

「我，我的威志威斯（Wordsworth）放在那里了？」

老嫗依然將那出驚的眼，睜得碟子似的，徧看各書架，無論怎樣的在出驚，然而很可靠，便即刻尋到威志威斯了。於是 Here Sir 的說着，彷彿聊以相窘似的，塞在先生的面前。先生便掣奪一般的取過來，一面用兩個手指，畢畢剝剝的敲着髓髓的書面，一面便道，君，威志威斯是……的講開場。老嫗顯了愈加出驚的眼，退到廚下去。先生是二分間三分間的敲着威志威斯。而且好容易叫人尋到了的威志威斯，竟終於沒有翻開卷。

先生也時時寄信來。那字是決計看不懂的。文字不過兩三行，原也很有反覆熟讀的時間，但無論如何總是決不定。於是斷定爲從先生來信，卽是有了妨礙，不能授課的事，省去了看信的工

夫了。出驚的老嫗偶然也代筆，那就很容易了然。先生是用着便當的書記的。先生對了我，歎息過自己的字總太劣，很困窘。又說，你這面好得多了。

我很擔心，用這樣的字來起稿，不知道會寫出怎樣的東西來呢。先生是亞覃本沙士比亞集 (Arden Shakespeare) 的出版者。我想，那樣的字，竟也會有變形爲活版的資格麼？然而先生卻坦然的做序文，做札記。不寧惟是，曾經說道看這個罷，給我讀過加在哈穆列德 (Hamlet) 上頭的緒言。第二次去的時候，說道很有趣，先生便囑咐道，你回到日本時，千萬給我介紹介紹這書罷。亞覃本沙士比亞集的哈謨列德，是自己歸國後在大學講講義時候得了非常的利益的書籍。周到而且扼要，能如那哈謨列德的札記的，恐怕未必再有的了。然而在那時，却並沒有覺得這書好。但對於先生的沙士比亞研究，却是早就驚服的。

在客房裏；從門鍵這一邊彎過去，有一間六席上下的小小的書齋。先生高高的做窠的地方，據實說，是這四層樓的角落，而那角之又角的處所，便有着在先生是最要緊的寶貝在那里了。——排着十來冊長約一尺五寸濶約一尺的藍面的簿子，先生一有空一有隙，便將寫在紙片上的

文句，鈔入藍面簿子裏，彷彿慳吝人積蓄那有孔的銅錢一般，將那一點一點的增加起來，作爲一
生的娛樂。至於這藍面簿子就是沙翁字典的原稿，則來此不久便已知道的了。聽說先生因爲要
大成這字典，所以拋棄了威爾士（Wales）某大學的文學的講席，騰出每日到不列顛博物館去
的工夫來。連大學的講席尙且拋棄，則對於七先令的弟子的草草，正不是無理的事。先生的腦裏，
是惟此字典，終日終夜槃桓磅礴而已的。

也曾問過先生，已經有了最密特（Schmidt）的沙翁字典了，却還做這樣的書麼？於是先生
便彷彿不禁輕蔑似的，一面說道看這個罷，一面取出自己所有的最密特來給我。試看時，好個
最密特前後兩卷一葉也沒有完膚的寫得烏黑了。我說着「哦」的喫了驚，只對最密特看。先生其
時頗得意。君，倘若做點和最密特一樣程度的東西，我也不必這樣的費力了，說着，兩個手指又一
齊畢畢剝剝的敲起烏黑的最密特來。

「究竟，從什麼時候起，來做這樣的事的呢？」

先生站起身，到對面的書架上，彷彿尋些什麼模樣，但又用了照例的焦躁的聲音叫道，全尼

(Jane) 全尼，我的道單 (Dawden) 怎麼了？老嫗還沒有出來，已經在問道單的所在。老嫗又出驚的出來了。而且又照例的 Here Sir 的相窘一回，退了回去。先生於老嫗的一下並不介懷，肚餓似的翻開書，唔，在這裡，道單將我的姓名明明白白的寫在這裡；特別的寫着研究沙翁的克萊喀氏。這書是一千八百七十……年的出版，所以我的研究，還在一直以前呢……自己對於先生的忍耐，全然驚服了。順序便問什麼時候纔完功。誰知道什麼時候呢，是儘做到死的呵，先生說着，將道單放在原處所。

我此後不久便不到先生那里去了。當不去的略略以前，先生曾說，日本的大學裏，不要西洋人的教授麼？倘我年紀青，也去罷。頗顯着無端的感到無常的神色。先生的臉上現出感動，只有這一回。我寬慰說，豈不還年青麼？答道那里那里，說不定什麼時候有什麼事，因為已經五十六歲了，便異樣的入了靜。

回到日本之後，約略過了兩年，新到的文藝雜誌上，載着克萊喀氏死掉的記事。是沙翁的專門學者的事，不過添寫着兩三行文字罷了。那時候，我放下雜誌想，莫非那字典終於沒有完功，竟成了廢紙了麼。

遊戲

森鷗外

木村是官吏。

或一日，也如平日一樣，午前六點鐘醒過來了。是夏季的初頭。外面是早就明亮了的，但使女顧忌着，單不開這一間的雨屏。蚊帳外是小小的燃着的洋燈的光，這獨寢的閨，見得很寂寞。伸出手去，機械的摸那枕邊。這是尋時錶。是頗大的一個銀錶，有的說，這就是遞信省買給車掌的東西。指針也如平日一樣，恰恰指着正六點。

「喂，不開屏門麼？」

使女一面拭着手，出來開雨屏。外邊照舊是灰色的天空中，下着微細的雨。並不熱，但是溼漉漉的空氣觸在臉上。

使女在單衫上，嵌進肉裏去的綁了捲袖繩，將雨屏一扇一扇的裝進屏箱去。額上沁出汗來了，這上面，緊帖着綠亂的短頭髮。

心裏想：「哦，今天也是一運動便熱的日子呵。」從木村的租住屋到電車的停留場爲止，有七八町。步行過去時。即使出門時候以爲涼，待走到却出汗了。就是想到了這件事。

走出廊下洗着臉，記起今天有須趕緊送給課長的文件的事來。然而課長的到來是在八點半，所以想，八點鐘到衙門就是了。

於是顯着頗高興的快活的臉，看着陰氣的灰色的天空。倘給不知道木村的人一看見，便要詫異他有甚有趣，却裝着那樣的臉的罷。

出來洗臉的時候，使女便趕忙的疊了蚊帳，捲起被褥來。走過這處所，開了紙障子，便是書房。兩個書几，攔成九十度角的擺着。這前面鋪着墊子。坐在這里，擦着了火柴，吸一支朝日。(一)木村做事，是分爲立刻非做不可的事，和得閑纔做的事的。將一張几收拾得精空，逢到趕緊要做的事，便拏到這上面去。而且這趕緊要做的事一完結，便將攔在那一張几上的物件，接着拏到這邊來。攔着的物件總很多。堆積着的。這是照了緩急積疊起來的，比較的急的便放在最上面。

木村拏起那擱在墊子旁邊的日出新聞來，攤在空虛的一張几上，翻開第七面。這是文藝欄所在的地方。

將朝日的掉下的灰，吹落在几的那邊，一面看。臉上仍然很快活。

從紙障子的那邊，聽得拂子和掃帚的聲音很劇烈。是使女趕忙的在那里掃臥房。拂子的聲音尤厲害，木村也常常發過話，但改了一日，便又照舊了，不用那繫在拂子上的紙條拂，却用柄的一頭拂的。木村稱這事爲「本能的掃除」。鴿子孵卵的時候，用那削圓稜角的白粉筆兌換了鴿卵，也仍然抱着白粉筆。忘了目的，單將手段來實行。不記得爲了塵埃而拂，却只是爲了拂而拂了。

但這位使女，雖然躬行本能的掃除。躬行「舌戰」，然而活潑，也還中用，所以木村是滿足的。舌戰云者，是羅曼主義時代的一個小說家所說的話，就是說使女一遇着主人出門，便跑到四近各處去饒舌。

木村看完了什麼之後，略略皺一皺眉。大抵無論何時，凡是放下新聞的時候，若不是極 *Ap-
thigne* (漠然) 的表情，便是皺一皺眉。這就因爲新聞的記載，是成不了毒也做不了藥的東西，或

者是木村以爲不公平的東西的緣故。既如此似乎不看也就是了，然而仍然看。看了之後，顯出無動於中的神色，或者略略皺一皺眉，便立刻回復了快活的臉。

木村是文學者。

在衙門裏，辦着麻煩的，沒精打采的，增添補湊的那些事，快要成爲禿頭了，也歷來沒有闕，但在當作文學者這一面，却頗也爲世所知的。並沒有做什麼好著作，而頗也爲世所知。且不特爲世所知而已。一旦爲世所知，做官這一面便變了外放之類，被當作已經死了似的看待，一直到將成禿頭之後，再回東京，纔作爲文學者而復活起來。實在是很費手脚的履歷。

倘說木村看了文藝欄，覺得不公平是因爲自利，被貶便怒，被褒便喜，那怕是冤枉的罷。不論我的事，人的事，看見稱讚着無聊的東西，糟蹋着有味的東西，所以覺得不公平的。不消說。遇有說着自己的時候，便自然感得更切實。

盧斯福 (Roosevelt) 遍地的走，說着「見得不公平就戰罷」的道要。木村何以不戰呢？其實，木村前半生中，也曾大戰過來的。然而目下正在做官，一發議論，便做不出著作了。自從復活以來，雖

然壞，也在做著作，議論之類是不能發的。

這一日的文藝欄上，寫着這樣的事：

「在文藝上，有所謂情調。情調是成立於 Situation (情況) 的上面，然而而是 Indéfinissable (不可言說) 的。登在與木村有關係的雜誌上的作品，無一篇有情調。木村自己的東西也似乎沒有情調。」

約而言之，就是這一點。而且反之，還揭着所謂有情調的文藝的例，但這些也並不是木村一佩服的東西。這之中，連木村以爲體面的作家，不做那樣的文章纔好的東西之流，也舉在例子裏。

要之寫在那里的話，在木村是不很懂。即使看了「成立在 Situation 之上的情調」這話，也是什麼都不能想清楚的。哲學的書，論藝術的書，木村也看得頗不少了，但看這句話，却是什麼都不能想清楚。誠然，在文藝裏，也有着要說是 Indéfinissable，便也可以說得似的，有趣的地方的。這能想。然而 Situation 是什麼呢？不是說古來的劇曲之類，將人物分配了時候和處所而做成

的東西麼？這與巴爾（Hermann Bahr）以爲舊文藝的好處，在急劇，豐富，有變化，的行爲的緊張這些話，豈不是沒有差別麼？說是單能在這樣的東西上成立，在木村是不懂的。

木村也並非自信有如此之強的人，但對於這不懂，却不以爲自己的腦力壞。其實倒反爲記者想起了頗可憫而且失敬的事。一看那揭着的有情調的作品的例，便想到尤其失敬的事來了。木村的顰蹙的臉，即刻快活起來了。而且因了單身人都整飭的脾氣，好好的摺了新聞，放在書房的廊下的角落裏。這樣放着，使女便拏去擦洋燈，有用剩的，賣給廢紙擔。

這寫得頗長了，而實際是二三分間的事。吸一支朝日之間的事。

將朝日的煙蒂拋在當作灰盤用的石決明殼裏，木村同時彷彿想到了什麼似的，獨自笑着，一棒就捧着積在旁邊几上的十幾本 Manuscripts（原稿）似的東西，搬到衣櫥上去了。

這是日出新聞社所託付的應募劇本。

日出新聞社懸了賞，募集劇本的時候，木村是選者。木村有着連呼吸也運不過來的事務，沒有看應募劇本的工夫。要勻出這樣的工夫來，除了用那吸煙的休憩時間之外，再沒有別的法。

在吸煙休憩時候，是誰也不願意做不愉快的事的。應募劇本之流，看了覺得有趣的，是十之中說不定是否有一。

而竟答應了看卷者，是受了託，勉勉強強的答應下來的。

木村常常被日出新聞的第三面上說壞話。無論什麼時候，總是用「木村先生一派的風俗壞亂」這一句話的。有一回，因為有一個劇場，要演西洋的誰所做的戲劇，用了木村的譯本的時候，也寫着這照例的壞話。要說起這是怎樣的劇本來，却不但是在 Censure (檢閱) 嚴到可笑的地步，柏林和維也納，都准印成書本去發行，連在劇場扮演，也毫不為奇的，頗為甜熟的劇本罷了。

然而這是三面記者所寫的事。木村不明白新聞社裏的事情，新聞社的藝術上的意見，沒有普及到第三面也並不見怪的。

現在看見的卻兩樣。在文藝欄，即使有着個人的署名，然而並不加什麼案語，便已登載的議論，則也如政治的社說一般，便當作該社的文藝觀來看待，也就無所不可罷。在這裡，說木村所做的東西沒有情調，木村參與選擇的雜誌上所載的作品也沒有情調，那就是說木村是不懂文藝

的了。何以教不懂文藝的人來選劇本的呢？倘若沒有情調的劇本入了選，又怎麼好呢？這樣做法，對得起應募的作者麼？作者那邊固然對不起，而於這邊也對不起的，木村想。

木村是被稱爲壞的意義這一面的 Dilettant（遊戲於藝術的人）的，以此即使不落這樣的難，來看並不有趣的東西，也還可以過活。總而言之，廓清這一大堆的事，是敢謝不敏了，這樣想着，所以搬到衣櫥上去的。

寫起來長了然而這是一秒間的事。

隔壁的屋子裏，本能的掃除的聲音停止了，紙障子開開了。搬出飯來了。

木村用那混着芋頭的醬湯來喫早飯。

喫完飯，喝一杯茶，脊梁上便沁出汗來。夏天究竟是夏天哪，木村想。

木村換上洋服，將一個整包的朝日塞在衣袋裏，走向大門去。這裏已經擺着飯包和洋傘，靴子也擦好了。

木村撐了傘，橐橐的出去了。到停留場去的路，是一條店鋪櫛比的狹路，經過的時候，店主人

要打招呼的店是大抵有一定的幾家的。這里便留心着走。這四近，對木村懷着好意來打招呼之類的也有，冷淡的裝着不相干的臉的也有，至於抱着敵對的感想的人，却彷彿沒有似的。

於是木村先推察這些招呼的人是懷着怎樣的心情。第一，他們確乎想做小說的人是一種古怪人。以為古怪人的時候，立刻又覺得是可憐的人，所以來給一點 *Protege*（惠顧）的。這在招呼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木村對於這事，並不以為可惜，但不消說，自然也不覺得多謝。

正如鄰近的人的態度一樣，木村這人，在社交上也不很有什麼對頭。也只有當作馱子看來，表點好意的人，和全然冷淡，置之不理的人罷了。

加以在文壇上，又時時被驅除。

木村想，只要人們肯置之不理，這就好了。雖說置之不理惟有著作却要請准他做做的，心裏想，不要看錯了東西，便破口罵倒等等就好，倘有和自已有着相同的感的人，那就運氣了。這是在心的很深很深的地方這樣想。

到停留場的路走了一半的時候，從橫街裏走出一個叫作小川的人來了。這人也在同衙門

裏辦事，每三回裏大約總有一回遇在路上的。

「自以爲今天早一點，却又和你遇着了。」小川說，偏了傘子，並着走。

「這樣的麼……」

「平常不是總是你先到麼。想着些什麼似的。想着大作的趣向罷。」

木村每聽到這樣的話，便感着被搔了癢的心情。但仍舊擺着照例的快活的臉，不開口。

「近來，翻了一翻太陽，裏面有些說你在衙門裏的秩序的生活和藝術的生活，是正相矛盾，到底調和不得的這類話。見了麼？」

「見過了。說的是壞亂風俗的藝術和官吏服務規則，並無調和的方法這等意思罷。」

「原來，是有着風俗壞亂這類字面的。我却沒有這樣的去解釋。單當作藝術和官吏了。政治之流，倘儘着現狀這樣下去，是一時的東西，藝術是永遠的東西呵。政治是一國的東西，藝術是人類的東西呵。」小川是衙門裏的饒舌家，木村始終覺得討厭的，但努力不教露出這顏色。他彷彿老病復發似的，響亮起來了。「然而，你看着盧斯福在各處講演的演說罷。假使依了此公所說的

來做，政治也就不是一時的東西了。不單是一國的東西了。再將這事高尚一點，政治便成爲大藝術哩。我想，這和你們的理想倒許是一致的，怎樣？」

木村以爲很胡塗，極要皺一皺眉了，却熬着。

這之間，到了停留場。因爲是末站，所以早出晚歸，便正須坐在滿座的車子上。兩人在紅柱子下，並撐了傘立候着，走過二輛車，好容易纔擠上了。

兩人都挽在皮帶上。小川似乎饒舌還沒有夠。

「喂，我的藝術觀如何？」

「我是不去想這些事的。」木村懶懶的答。

「怎樣想，纔動筆的呢？」

「並不怎樣想。要做的時候便做。可以說，彷彿和要喫的時候便喫差不多罷。」

「本能麼？」

「也並非本能。」

「何以？」

「意識了做的。」

「哼。」小川顯了異樣的臉色說，不知道怎麼想去了，從此直到下電車，沒有再開口。

和小川分了手，木村走到自己的房屋面前，將帽掛在帽架上，插了傘。掛着的帽子還只有二三頂。

門開着，掛着竹簾。經過了穿着白制服的聽差的旁邊，走到自己的桌前去。先到的人也還沒有出手來辦公，在那里搖扇子。也有交換「早上好」的。也有默默的用下頰打招呼的。所有的臉都是蒼白的沒有元氣的臉。這也無怪，每一月裏沒有一個不生一回病的。不生的，只有木村。

木村從帖着「特別案卷」的籤條的，熏舊的書架上，取出翻潮的文件來，在桌子上堆了兩堆。低的一堆，是天天辦去的東西，那上面，有一套拖着舌頭似的，帖着紅籤的文件。這就是今天必須交給課長的要緊的事情。高的一堆，是隨時慢慢辦去便成的公事。除了本分的分任事務之外，因為要訂正字句，從別的局所裏，也有文件送到木村這里來。那些東西，倘有並不緊急的，便也歸

在這裏面。

取出了文件，坐在椅子上，木村便摸出那照例的車掌的錶來看。到八點還差十分。等課長到來爲止，還有四十分。

木村翻開那高的一堆的上面的文件來，看了一回，便用糊板上的漿糊，帖上紙條，在這裏寫上些什麼去。紙條是許多張的用紙捻子穿着，掛在桌子旁邊的。在衙門裏，稱之爲附箋。

木村泰然的坐着，颯颯的辦公，這其間，那臉始終很快活。這樣的時候的木村的心情，是頗有些難於說明的。這人不論做什麼事，總抱着孩子正在遊戲一般的心情。同是遊戲，有有趣的，也有無聊的。這辦事，却是以爲無聊的這一類。衙門的公事，並不是笑談。那是政府的大機關的一個小齒輪，自己也在迴旋的事，是分明自覺着的。自覺着，而辦着這些事的心情，却像遊戲一般。臉上之所以快活者，便是這心情的發現。

辦完一件事，就吸一支朝日。這時候，木村的空想也往往胡鬧起來。心裏想，所謂分業者，在抽了天下錢的人，也就成了很無聊的事了。然而並沒有覺得不平。雖然這樣，却又並不懷着以此爲

己的命運的，類乎 Fataliste (運命論者) 的思想。也常想，這樣的事務，歇了怎樣呢？於是便想到歇了以後的事。假定就目前的景況，在洋燈下寫，從早到晚的著作起來罷。這人在著作時候，也抱着孩子正在鬧心愛的遊戲似的心情的。這並非說沒有苦處。無論做什麼 Sport (玩耍)，都要跳過障礙。也未嘗不知道藝術是並非笑談。擊在自己手上的工具，倘交給巨匠名家的手裏，能造出震驚世界的作品的事，是自覺着的。然而一面自覺，一面却懷着遊戲的心情。庚勃多 (Gambetta) 的兵，有一次教突擊而氣餒了，庚勃多說吹喇叭罷，但是進擊的譜沒有吹，却吹了 Reveil (起牀) 的譜。意大利人站在生死的界上，也還有遊戲的心情。總而言之，在 木村，無論做什麼都是遊戲。同是遊戲，心愛的有趣的這一種，比無聊的好，是一定不易的。但倘若從早到晚專做這一種，許要覺得單調而生厭罷。現在的無聊的事務，却也還有破這單調的功能。

歇了這事務之後，要破那著作生活的單調，該怎麼辦呢？這是有社交，有旅行。然而都要錢的。既不願用旁觀別人釣魚一般的態度，到實際社會去；要做了 戈理基 (Gorki) 那樣的 Yaga-bondage (放浪) 覺得愈快，倘沒有俄國人這樣的遺傳，又彷彿到底不行似的。於是想，也許仍然

是做官好罷。而這樣想來，也並沒有起什麼別的絕望似的苦痛的感想。

有時候，空想愈加放縱起來了，見了戰爭的夢，假設着想，喇叭吹着進擊的譜，望了高揭的旗，快跑，這可是爽快呵。木村雖然沒有生過病，然而身材小，又瘦削，不被選去做徵兵，因此未曾上過陣。但聽人說過，雖曰壯烈的進擊，其實有時也或躲在土袋後面爬上去的，這時記起來了。於是減少了若干的興味。便是自己，倘使身臨其境，也不辭藏身土袋之後而爬的。然而所謂壯烈呀爽快呀之類的想像稀薄了。其次又設想，即使能夠出戰，也許編入輜重隊，專使搬東西。便是自己，倘教站在車前就拉罷，站在車後便推罷。然而與壯烈以及爽快，却愈見其遼遠了。

有時候，見着航海的夢。倘凌了屋一般的波濤，渡了大洋，好愉快罷。在地極的冰上，插起國旗來，也愉快罷，這樣架空的想。然而這些事也有分業的，說不定專使你去燒鍋鏞的火，這麼一想，*Enthousiasme*（熱誠）的夢便驚醒了。

木村辦完了一件事，將這一起案卷，推向桌子的對面，從高的一堆上又取下一套案卷來。先前的半紙的格子紙，這回的是紫線的西洋紙了。密密的帖在手掌上，宛然是和竹竿一同捏着

了蝸牛的心情。

這時爲止，已經漸次的走出五六個同僚來，不知什麼時候桌子早都坐滿了。搖過八點的鈴，暫時之後，課長出來了。

木村當課長還未坐下的時候，便拏了帖着紅籤的文件過去了，略遠的站着，看課長慢慢的從 Portefeuille（護書）裏取出文件來，揭開硯匣的蓋子，磨墨。磨完了墨之後，偶然似的轉向這邊來了。是比起木村來，約小三四歲的一個年青的法學博士，在眼鼻緊湊，沒有餘地，敏捷似的臉上戴着金邊的眼鏡。

「昨天囑咐的文件……」說了一半話，送上文件去。課長接了，大略的看完，說道，「這就好。」

木村覺着卸了重擔似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一回通不過的文件，第二回便很不容易直截了當的通過。三回四回的教改正。這之間，那邊也種種的想，便和最先所說的話有些兩樣起來。於是終於成爲無法可施。所以一回通過便喜歡了。

回到位子上一看，茶已經擺着了。八點到地的時候一杯，午後辦公時候三點前後一杯，是即

使不開口，聽差也會送來的。是單有顏色，並無味道的茶。喝完之後，碗底裏沈着許多滓。

木村喝了茶，照舊泰然的坐着，不歇的颯颯的辦事。低的一堆的文件的辦理，只要問或掣出簿子來一參照，都如飛的妥帖了。辦妥的東西，加了檢印，使聽差送到該送的地方去。文件裏面，也有直送給課長那里的。

這其間又送來新文件。紅籤的立刻辦，別的便歸入或一堆中；電報大抵照紅籤的一樣辦。正在辦事，驟然熱起來了，一瞥對面的窗，早上看見灰色的天空的處所，已經團簇着帶紫的暗色的雲了。

看那些同僚的臉，都顯着非常疲乏的顏色，大抵下顎弛緩掛下了，臉相看去便似乎長了一些了。屋子裏潮溼的空氣，濃厚起來，覺得壓着頭腦。即使沒有現在這樣特別的熱的時候，辦公時間略開頭，從廁所回來，一進廊下，那壞的煙草的氣息和汗的氣味，也使人有要噎的心情。雖然如此，比起到了冬天，燒着煖爐，關上門戶的時候來，夏天的此時又要算好得多了。

木村看了同僚的臉，略略皺一皺眉，但立刻又變了快活的臉，動手辦公事。

過了片時，動了雷，下起大雨來了，雨點打着窗戶，發出可怕的聲音。屋裏的人都放下事務向窗戶看。木村右鄰的一個叫山田的人說，

「正覺得悶熱，到底下了暴雨了。」

「是呵，」木村向右邊轉過快活的照例的臉去說。

山田一見這臉，彷彿突然想到了似的，低聲說道：

「你固然是迅速的辦着事，但從旁看來，不知怎的總彷彿覺得在那里開玩笑似的。」

「那有這樣的事呢。」木村恬然的答。

木村被人這麼說，已經不知多少次了。說這人的表情，言語，舉動，都催促別人說出這樣的話，也無所不可的。在衙門裏，先代的課長也說是欠懇切，很厭惡。文壇上，則批評家以為不認真，正在貶斥他。娶過一回妻，不幸而走散了，平生因為什麼機會衝突起來的時候，說道「你只在那里愚弄我，」便是那細君的非難的大宗。

木村的心情，是無所謂認真認假的，但因為對於一切事的「遊戲」的心情，致使並非哪拉

(Nora)的細君，也感到被當作傀儡，當作玩物的不愉快了。

在木村呢，這遊戲的心情是「被給與的事實」和木村往還的一個青年文士曾經說，「先生是欠缺着現代人的緊要的性質的。這是 Nervosité (神經質)呵。」然而木村也似乎並不格外覺得不幸。大雨之後，接着小雨，但也沒有什麼很涼。

一到十一點半，住在遠處的人便進了食堂喫飯去。木村是辦事辦到放午礮，於是一個人再喫飯的。

兩三個同僚走向食堂的時候，電話的鈴響起來了。聽差去聽了幾句話，說道「請候一候」便走到木村這里來。

「日出新聞社的人，說要請說幾句話。」

木村走到電話機那里。

「喂，我是木村，什麼事呢？」

「木村先生麼？勞了駕，對不起的很了。就是那應募的劇本呵，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看了呢。」

「是呵。近來忙，還不能立刻就看呢。」

「哦。」怎麼說纔好，暫時想着似的。「那就再領教罷。拜託拜託。」

「再見。」

「再見。」

微笑的影，掠過木村的臉上了。而且心裏想，那劇本，一時未必走下衣櫥來哩。倘是先前的木村，就會說些「那是決定不看了」之類的話，在電話上吵嘴。現在是溫和得多了，但他的微笑中，卻有若干的 *Boshheit*（惡意）在裏面。然而這樣的些少的惡意，也未必能成爲尼采主義的現代人罷。

午礮響了。都拏出錶來對。木村也拏出照例的車掌的錶來對。同僚早已收拾了案卷，一下子退出去了。木村只和聽差剩了兩人，慢慢的將案卷收在書架裏，進食堂去，慢慢的喫了飯，於是坐上了汗臭的滿員的電車。

沈默之塔

森鷗外

高的塔聳在黃昏的天空裏。

聚在塔上的烏鴉，想飛了卻又停着，而且聒耳的叫着。

離開了烏鴉隊，彷彿憎厭那烏鴉的舉動似的，兩三匹海鷗發出斷續的啼聲，在塔旁忽遠忽近的飛舞。

乏力似的馬，沈重似的拖了車，來到塔下面。有什麼東西卸了下來，運進塔裏去了。

一輛車纔走，一輛車又來，因為運進塔裏去的貨色很不少。

我站在海岸上看情形。晚潮又鈍又緩的，辟拍辟拍的打着海岸的石壁。從市上到塔來，從塔下到市裏去的車，走過我面前。什麼車上，都有一個戴着一頂帽簷彎下的，軟的灰色帽的男人，坐在馬夫臺上，帶了俯視的體勢。

颯洋洋的走去的馬蹄聲，和軋着小石子鈍滯的發響的車輪聲，聽來很單調。

我站在海岸上，一直到這塔像是用灰色畫在灰色的中間。

走進電燈照得通明的旅館的大廳裏，我看見一個穿大方紋羽紗衣褲的男人，交叉了長腿，睡覺似的躺在安樂椅子上，正看着新聞。這令人以為從柳敬助的畫裏取下了服飾一般的男子，昨天便在這大廳上，已經見過一回的了。

「有什麼有趣的事麼？」我聲張說。

連捧着新聞的兩手的位置也沒有換，那長腿只是懶懶的，將眼睛只一斜。「Nothing at all」與其說對於我的聲張，倒不如說是對於新聞發了不平的口調。但不一刻便補足了話：「說是椰瓢裏裝着炸藥的，又有了兩三個了。」

「革命黨罷。」

我拖過大理石桌子上的火柴來，點起煙捲，坐在椅子上。

因為暫時之前，長腿已在桌子上放下了新聞，裝着無聊的臉，我便又兜搭說：

「去看了有一座古怪的塔的地方來了。」

「Malabar hill (1)罷。」

「那是甚麼塔呢？」

「是沈默之塔。」

「用車子運進塔裏去的，是甚麼呢？」

「是死屍。」

「怎樣的死屍？」

「Parsi (1)族的死屍。」

「怎的會死得這樣多，莫非流行着什麼霍亂吐瀉之類麼？」

「是殺掉的。說又殺了二三十，現載在新聞上哩。」

(註一) 馬刺巴岡，馬刺巴是地名，在印度。

(註二) 派希是一種拜火教徒

「誰殺的呢？」

「一伙裏自己殺的。」

「何以？」

「是殺掉那看危險書籍的東西。」

「怎樣的書？」

「自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書。」

「真是奇怪的配合呵。」

「自然主義的書和社會主義的書是各別的可。」

「哦，總是不很懂，也知道書的名目麼？」

「一一寫着呢。」長腿拿起放在桌上的新聞來，攤開了送在我面前。

我拿了新聞看。長腿裝着無聊的臉，坐在安樂椅子上。

立刻引了我眼睛的「派希族的血腥的爭鬪」這一個標題的記事，却還算是客觀的記着的。

派希族的少壯者是學洋文的，漸漸有些能看洋書了。英文最通行。法文和德文也略懂了。在少壯者之間，發生了新文藝。這大抵是小說；這小說，從作者的嘴裏，從作者的朋友的嘴裏，都用了自然主義這一個名目去鼓吹。和 Zola (左拉) 用了 Le Roman expérimental (實驗的小說) 所發表的自然主義雖然不能說是相同，却也不能說是不相同。總而言之：是要脫去因襲，復歸自然的這一種文藝上的運動。

所謂自然主義小說的內容上，惹了人眼的，是在將所有因襲，消極的否定，而積極的並沒有什麼建設的事。將這思想的方面，簡括說來，便是懷疑即修行，虛無是成道。從這方向看出去，則凡有講些積極的事的，便是過時的馱子，即不然，也該是說謊的東西。

其次，惹了人眼的，就在竭力描寫衝動生活而尤在性欲生活的事。這倒也沒有西洋近來的著作的色彩這麼濃。可以說：只是將從前有些顧忌的事，不很顧忌的寫了出來罷了。

自然主義的小說，就惹眼的處所而言，便是先以這兩樣特色現於世間；叫道：自己所說的是

新思想，是現代思想，說這事的自己是新人，是現代人。

這時候，這樣的小說間有禁止的了。那主意，便說是那樣的消極的思想是紊亂安寧秩序的，那樣的衝動生活的敘述是敗壞風俗的。

恰在這時候，這地方發生了革命黨的運動，便在帶着椰瓢炸彈的人們裏，發覺了夾着一點派希族的無政府主義者的事。於是就在這 *Propagande par le fait*（爲這事實的樞機傳道所）的一夥就縛的時候，也便將凡是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之類有緣，以至似乎有緣的出版物，都歸在社會主義書籍這一個符牒之下，當作紊亂安寧秩序的東西，給禁止了。

這時禁止的出版物中，夾着些小說。而這其實是用社會主義的思想做的，和自然主義的作品全不相同。

但從這時候起，却成了小說裏面含有自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事。

這模樣，撲滅自然主義的火既乘着撲滅社會主義的風，而同時自然主義這一邊所禁止的出版物的範圍，又逐漸擴大起來，已經不但是小說了，劇本也禁止，抒情詩也禁止，論文也禁止，俄

國書的譯本也禁止。

於是要在凡用文字寫成的一切東西裏，搜出自然主義和社會主義來。一說是文人，是文藝家，使被人看着臉想：不是一個自然主義者麼，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麼？

文藝的世界成爲疑懼的世界了。

這時候，派希族的或人便發明了「危險的洋書」這句話。

危險的洋書媒介了自然主義，危險的洋書媒介了社會主義。翻譯的人是販賣那照樣的危險品的，創作的人是學了西洋人，製造那冒充洋貨的危險品的。

紊亂那安寧秩序的思想，是危險的洋書所傳的思想。敗壞風俗的思想，也是危險的洋書所傳的思想。

危險的洋書渡過海來，是 *Angra Mainyu* (III) 所做的事。

殺却那讀洋書的東西！

(註三) 拜火教裏的惡神

因爲這主意，派希族裏便學了 Pogrom (四) 的樣。而沈默之塔的上面，烏鴉於是乎排了筵宴了。

新聞上也登着殺掉的人的略傳，誰讀了什麼，誰譯了什麼，列舉着「危險的洋書」的書名。我一看這個，喫了驚了。

愛看 Saint-Simon (聖西蒙) 一流人的書的，或者譯了 Marx (馬克思) 的資本論的，便作爲社會主義者論，介紹了 Bakunin (巴枯寧) Kropodkin (克魯巴金) 的，便作爲無政府主義者論，雖然因爲看的和譯的未必便遵奉那主義，所以難於立刻教人首肯，但也還不能說沒有受着嫌疑的理由。

倘使譯了 Casanova (凱薩諾跋) 和 Louvet de Conway (寇章) 的書，便被說是敗壞了

(註四) 俄國內部漸要破裂的時候，政府想出方法來，煽動國民去仇殺異民族和異教徒，以轉移他們的注意，世間謂之坡格隆，Po是逐漸，Gromit是破滅。

風俗，即使那些書裏面含有文明史上的價值，也還可以說未免缺一點顧忌罷。

但所謂危險的洋書者，又並不是指這類東西。

在俄羅斯文學裏，何以討厭 Tolstoi（托爾斯泰）的幾篇文章呢，便因為無政府黨用了我的信仰和我的懺悔去作主義的宣傳，所以也可以說沒有錯。至於小說和劇本，則無論在世界上那一國裏，却還沒有以為格外可慮的東西。這事即以危險論了。在戰爭與平和裏，說是戰爭得勝，並非偉大的大將和偉大的參謀所戰勝，却是勇猛的士卒給打勝的，做這種觀念的基礎的個人主義，也是危險的事。這樣穿鑿下去，便覺得老伯爵的喫素，也因為鄉下得不到好牛肉；對於伯爵幾十年繼續下來的原始生活，也要用猜疑的眼睛去看了。

Dostojevski（陀思妥夫斯奇）在罪與罰裏，寫出一個以為無益於社會的貪心的老婆子，不必給伊有錢，所以殺却了的主人公來，是不尊重所有權；也危險的。況且那人的著作，不過是羊癩病的昏話。Gorki（戈理奇）只做些羨慕放浪生活的東西，蹂躪了社會的秩序，也危險的。況且實生活上，也加在社會黨裏呵。Artzibashev（阿爾志跋綏夫）崇拜着個人主義的始祖 Stinner

(思諦納爾)又做了許多用革命家來做主人公的小說，也危險的。況且因爲肺病毀了身體連精神都異樣了。

在法蘭西和比利時文學裏，Maupassant (莫泊桑)的著作，是正如託爾斯泰所謂以毒制毒的批評，毫無有何爲而作的主意，無理想，無道德的。再沒有比胡亂開鎗更加危險的事。那人終於因爲追躡妄想而自殺了。Maeterlinck (梅迭林克)做了 Monna Yanna 一類的好通劇，很危險呵，

意大利文學裏，D'Annunzio (但農智阿)在小說或劇本上，都用了色彩濃厚的筆墨，廣闊的寫出性欲生活來。死的市裏，甚至於說到兄妹間的戀愛。如果這還不危險，世間便未必有危險的東西了罷。

北歐文學裏，Ibsen (易勃生)將個人主義做在著作中，甚而至於說國家是我的敵。Strindberg (斯忒林培克)曾敘述過一位伯爵家的小姐和伊的父親的房裏的小使通情，暗寓平民主義戰勝貴族主義的意思。在先前，斯忒林培克本來屢次被人疑心他當真發了狂，現在又有些

古怪起來了，都危險的。

在英國文學，只要一看稱爲 Wilde（淮爾特）的代表著作的 Dorian Gray，便知道人類的根性多少可怕。可以說是將秘密的罪惡教人的教科書未必再有這樣危險的東西了罷。作者因爲男色案件成爲刑餘之人，正是適如其分的事。Show（蕭）同情於惡魔的弟子這樣的廢物，來當作劇本的主人公。還不危險麼？而況他也做社會主義的議論哩。

在德國文學呢，Hauptmann（好普德曼）著一本織工，教他們襲擊廠主的家去。Wedekind（惠兌庚特）著了春的覺醒將私通教給中學生了。樣樣都是非常之危險。

派希族的虐殺者之所以以洋書爲危險者，大概便是這樣的情形。

從派希族的眼睛看來，凡是在世界上的文藝，只要略有點價值的，只要並不萬分平庸的，便無不是危險的東西。這是無足怪的。

藝術的價值，是在破壞因襲這一點。在因襲的圈子裏彷徨的作品，是平凡作品。用因襲的眼睛來看藝術，所有藝術便都見得危險。

藝術是從上面的思量，進到那躲在底下的衝動裏去的。繪畫要用沒有移行的顏色，音樂要在 Chromatique (音色) 這一面求變化文藝也一樣，要用文章現出印象來。進到衝動生活裏去，是當然的事。一進到衝動生活裏，性欲的衝動便也不得不出現了。

因為藝術的性質是這樣，所以稱爲藝術家的，尤其是稱爲天才的人，大抵在實世間不能營那有秩序的生活。如 Goethe (翟提)，雖然小，做過一國的總理，下至 Disraeli (迭式來黎) 組織起內閣來，行過帝國主義的政治之類，是例外的；多數卻都要發過激的言論，有不檢的舉動。Ge. orge Sand (理特) 和 Eugene Sue (修)，雖然和 Leroux (勒虛) 合在一起，宣傳過共產主義，Freiligrath, Herwegh, Gutzkow (弗賴烈克拉德，海慧克，谷珂) 三個人，雖然和馬克思合在一起，在社會主義的雜誌上做過文章，但文藝史家並不覺得有損於作品的價值。

便是學問，也一樣。

學問也破壞了因襲向前走。被一國度一時代的風尚一掣肘，學問就死了。

便在學問上，心理學也是從思量到意志，從意志到衝動，從衝動到以下的心的作用裏，漸次深邃的穿掘進去。而因此使倫理生變化，使形而上學生變化。Schopenhauer（勗本華）是稱爲衝動哲學也可以。正如從那里出了系統家的Hartmann（哈德曼）和Wundt（鴻特）一般，也從那里出了用Aphorismen（警句）著書的Nietzsche（尼采）。是從看不出所謂發展的勗本華的彼岸哲學裏，生了說超人的尼采的此岸哲學了。

所謂學者這一種東西，除了少年時代便廢人似的馴良過活的哈德曼，和老在大學教授的位置上的鴻特之外，勗本華是決絕了母親，對於政府所信任的大學教授說過壞話的東西。既不是孝子，也不是順民；尼采是頭腦有些異樣的人，終於發了狂，也是明明白白的事實。

倘若以藝術爲危險，便該以學問爲更危險。哈德曼傾倒於Hegel（赫格爾）的極左黨而且繼承無政府主義的思諦納爾的銳利的論法，著了無意識哲學的迷惘的三期。尼采說的「神死了」，只要一想思諦納爾的「神便是鬼」，便也不能不說舊。這與超人這一個結論，也不一樣的。

無論是藝術，是學問，從派希族的因襲的眼睛看來，以為危險也無足怪。為什麼呢：無論那一個國度，那一個時期，走着新的路的人背後一定有反動者的一夥視着隙的。而且到了或一個機會，便起來加迫害。只有那口實，却因了國度和時代有變化。危險的洋書也不過一個口實罷了。

馬刺巴岡的沈默之塔的上頭，烏鴉的唱工正酣暢哩。

金魚

鈴木 三重吉

一到街上賣金魚的五月的這樣青的長雨的時節，阿房的事又復排解不開的想起來了。今天外邊又浙瀝浙瀝的下着蛛絲一般的小雨。心頭只泛着那金魚的顏色，很是淒涼。想到阿房，更是深切的悲傷了。

那時兩人正住在那青山裏街的只有兩間平房一間樓房的一所小屋裏。

我正做我初次問世的著作，除了每晚往夜學校去授課以外，白天是整日的躲在樓上，一字一字的，連血都要變黑了的那樣苦心的，只在一個地方塗了又改，彷彿狂人一樣的寫着。阿房那時便坐在樓下，獨自一個人，悄然的習練拙劣的字。現在想起來，這大約一半也是身體不好的緣故罷，在那時候，阿房總是很不高興的，始終憂鬱着。

阿房的這個心情，在我是懂得的。伊自從將伊到我這里來的事情給伊的母親知道了以後，不斷的被來信很固執的責備，一天都沒有舒服的心情，這在我也能體察到的。但是無論伊的母

親怎樣說，我未曾叫阿房拏出信來。末後母親索性對我也說起種種的話來了。這些東西我雖然不給阿房看，但伊看見寄來的是伊母親的信，裏邊寫着什麼話，伊自然也明白。因此伊總覺得對不起我，這念頭很使伊心痛，我本來也了解的。但是我每當想寫的話總寫不好的時候，無端的煩躁起來，更不體諒那些事情，便將毫無罪過的阿房拏來出氣的事，却是常有。我煩厭的走下樓來，看見阿房似乎只在就想伊個人的事的樣子，伏着含淚的眼，悄然的坐在沒有火的火盆旁邊，我便覺得阿房對於我和我的事業全沒有一點同情，只爲了私下的事終日愁悶，好像獨自住在土裏一般，感到站不住的寂寞，登時煩躁起來，借了阿房俯着的後頸髮際的散下的頭髮做口實，說伊是沒有修飾的落拓女人，很厲害的申斥一番。那時正值我住了半年病院之後，箱子裏兩個人的東西幾乎一件都沒有了，這貧窮又使我引起了偏見。有一回曲解了阿房的態度，我說既然這樣的以貧窮爲苦，那麼不必留在這樣的地方，給我出去罷，在深夜裏要將阿房推出的事，也曾有過的。

此外因爲種種事情，說着無理的話，信信的申斥伊，此刻想起來，都是我的不好，但那時候却

只恨着阿房，拏伊來出氣。雖然這樣，阿房總彷彿是自己不好似的，無論受了怎樣待遇，怎樣責備，只是默默的忍受。有時候我在很厲害的申斥了阿房之後，隨即悔悟我自己的無理，看伊隱藏了眼淚，很勤勉的上街去了，我寂寞的望着伊剛纔做着的一點拆洗的衣片摺疊了放着，心裏不禁想起給我這樣的男子做妻的伊的運命，也是可憐，這樣事情也常有。

但是那時候的我，終於還不知道世上有比我自己更爲可憐的人。關於以前的那個女人，我又懷着不能對阿房言明的一種深的苦痛。在這樣情狀之下，我又不能不一行一行的將我的血被他吸取了的那樣續做那苦的著作。我有時在申斥了阿房之後，突然握住伊的手，獨自流那不絕的眼淚。我哭的時候，阿房並不知道是什麼理由，也爲了我而含淚。伊知道除了自己以外，更沒有一個人可以做我的靠傍的了。我無論怎樣做，怎樣說，伊都看做當然似的。默默的承受。

但是便是我也並不是始終煩躁的過日子。我們二人到底還是年青的夫妻。彷彿阿房便現在，也爲我忘却了以前的苦辛，只想念着女身所給與的種種的享樂而睡着似的。但我却似乎對伊未能略盡一點爲夫的義務，只記得給伊接受的苦勞，憐憫這可憐的伊的不幸的命運。什

麼是伊所得的享樂呵！像那放在陰影地方的蒼黑的盆裏的一開便萎的質樸的花那樣的寂寞的伊呵！

不幸的阿房在我的著作將要成功的時候，有一天也不知道什麼地方不舒服，搖搖擺擺的臥倒了。我想這大約是在我專心著作的期間，因為種種的擔心，所以倦極了罷，覺得很可憐的，便說不要再愁悶，暫時靜靜的睡着再看罷，我就懇切的給伊看護。阿房却說牛乳不喜歡，什麼不喜歡，一點都不要喫。

「什麼東西都不要。只要讓我這樣靜靜的休息着，日內就會好的。你不要爲了我憂愁，還是趁手早些寫完了罷。」伊這樣說着，勉強起來，還給我理值飯菜的事，有時候說已經覺得全好了，疊起被褥，坐着做那消遣的編織了。

這正是這樣青的小雨接連的下着的一天。我從早上起，躲在樓上面著作。向外邊望去，窗前暗黑的屋脊上掛着的蜘蛛網裏可以稀疏的兜住的小雨，不絕的綿綿的下降。

到了下午，忽然留心看時，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變了雨後純青的天空，好久不見的黃色的

活潑的日影，正射在這近窗口的屋瓦的黑的濕氣上面了。

那邊從底下伸上來的梧桐的枝頭，茂密的綠葉的蔭下，一隻小黃雀，彷彿對於這好容易纔得尋到的日光很高興，從這枝飛到那枝的專心遊戲着。

這時節阿房走上樓來，說天晴了，覺得很舒服，想到近地買點東西去。我很爽利的答應了，阿房現出小孩似的笑容，下樓去了。但是過了許多時，還沒有聽到門口的鈴響。我心裏猜想難道已經出去了麼，順便休息就走了下來看，却見阿房換了絨布的衣服，上面繫了只有這一條的日常的帶，在微暗的三張席子的屋裏的鏡臺前面，俯伏的哭呢。我問這是怎麼了，阿房擡起帶淚的臉，說因為頭髮脫得很多，所以覺得悲傷了。「這樣許多許多的落下來呢，」伊說着，將油潤的櫛上掛着的頭髮給我看。一邊的手裏還擎着積受下的脫髮。我故意的笑着說，「爲了這種無聊的事，號哭的人那里有呢！」又鼓勵伊說，「倘要出去，早點去罷，」將伊打發出去，但是隔着格子門望伊走出去的後影，看見阿房比以前顯然衰瘦得多了，彷彿這都是自己所做的事模樣，覺着很對不起似的，又很可憐的心情。以前看慣了並不覺得怎樣，現在留心看來的確變成了極脆薄的樣子了。

「去買什麼呢？我也陪伊到那邊去一趟罷。」我這樣想，但這時候阿房已經走出了小巷了。我再回到樓上來，然而非等阿房回來爲止，不知怎樣的總不能安靜了。動手寫時，筆尖却再也不往下動，只在紙上毫無意義的塗鴉，不知不覺的又想到那可憐的伊的跟着我受了這許多苦勞以後的事情上去了。

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阿房終於還沒有回來。屋頂上曬着的日腳已經漸漸的變成傍晚的薄蔭了，然而還沒有回來。我有點擔心，便走出大街，立在雨傘店的前面，望着街的兩頭。

這時候阿房正從對面彳亍的走來，像是買了金魚來了。提了用線絡着的玻璃缸，伊悄然的回來了。我也從這邊迎上前去，使兩人可以較早的相遇。

我問，「到什麼地方去了？」伊說，「我不知怎的了，回來的路上突然的呼吸逼住了，不能再走，暗想這怎麼好呢，在那邊休息了一會纔回來的。對不起，請你給我擎了這個。」說着便遞過金魚的缸來。伊是一副灰白而且苦悶的臉色。我振作精神的說，「那麼，不如就此一同到醫生那里，看了去，豈不好麼？」但是伊說還不如早點回家去睡的好。倘非看醫生不可，明天去也就好，所以就

此一同回家來了。

我對着攀住紙窗走上來的阿房說，「喂，不要緊麼？好好當心！」一面從壁廚裏拏出棉被來，給伊鋪好。阿房口裏說，「呀！對不起，要你給我做這些事——」便跌倒似的伏在被上，同時突然的在墊被上咯的吐出一口血來。

這時候的我的驚駭，到現在還如昨夜的事一般，顯現在我的眼前。「靜靜的睡着！這什麼要緊，棉被那些東西，還要吐麼？好了麼？」我只說了這幾句話，含着眼淚，只是擁抱似的挽着阿房那伏着的背脊。阿房嗚咽的哭着說，「我無論怎樣都不要緊，只是我若睡倒了，你的著作——」說到這里便氣絕似的昏迷的哭起來了。

這一夜裏我端正的坐在阿房的枕邊，看守着伊閉了無力的眼，漸漸的變成微細的寢息的蒼白的睡眠。過了夜半，我毫不合眼，夜漸深了，暗想阿房這模樣，再過幾天之後，可不是就此要死了麼。枕頭旁邊，阿房傍晚買來的那金魚，終夜和藥瓶並排的擺着。

金魚的顏色，什麼時候回想起來總悲傷。想到阿房，更是深切的悲傷了。

黃昏

鈴木 三重吉

「你正在尋我麼？我剛纔到後邊的庭園裏來的。從後邊栗樹上，蜘蛛沿了絲，下到水面來，而且在水上結著網了。你雖然瞞著我，不久你就要回到那里去了罷？在晚間，蜘蛛下到水面來，人家說，必定有誰將要遠行了。不，這是真的。這海邊的人們所說的話，無論什麼，都是確中的。——小小的蜘蛛……你也去看了來。你即使沒有穿着下駄，（一）因為是草地的上面，腳也不會弄髒的。就是我也只穿着單襪呢。」

因為覺得離別是不好，所以默著的罷？無論怎樣，再五天你未必還在這裡罷……從那邊也看得見罷？在那無花果樹的底下。已經暗了，所以忙著結網哩，黃的蜘蛛。

姨母麼？怎麼樣呢？對你說過什麼話麼？或者想著什麼，也說不定。就是這兩天裏縫著衣服的時候，忽然的說，總之是女人到底吃虧；我便問是什麼事情，伊回答說，女人只要一回想著別人，到死不會忘記的，所以可怕。我裝了不懂的樣子聽着，姨母也除了這幾句話以外，不再說什麼了。

我有什麼事瞞了你呢？（你說的是）前天說起又止住了的那件事情麼？並不是瞞着。我想是終要說出的。那並不是我的事情，是在我還小的時候過去的母親的事情。姨母當作沒有什麼似的說給我聽，我覺得起了異樣的感情。姨母說母親擔受了許多苦辛，隨即死了，很是可憐，便將我還沒有生下來以前的種種事情說給我聽。就在這兩天裏，纔聽說我的母親正和現在的我同一的年紀，將要嫁去的那個晚上，忽然的自盡了，——在嫁去的晚上呢。

這時候，母親的實家也還很富裕，所以母親的妝奩辦的十分講究。到了出嫁的那一天的晚上，家裏的人正在忙亂的時候，給母親穿衣服的女人，嘴裏說著現在那里去了呢，到各處找尋母親。但是母親到處都不在，伊便同姨母兩個人去搜尋；梳頭的女人說，剛纔梳了頭，妝飾好了以後，便一直跑到庫樓那邊去了，兩個人尋往庫樓，却正在那樓上呢。姨母因為什麼都不知道，所以只道是因為害羞，逃來躲著的；拿了燭臺上得樓來，看見微暗的對面的角落裏，放著一副兩折的屏風，便說「哪，」笑了起來。「出來罷，這是什麼呢。」說著，走到旁邊去一望，只見母親全身穿著白無垢的裝束，（二）俯伏在那里，——切斷了咽喉，已經死了。

我聽了，颯的打了個寒顫。我便說請不要再講下去了，哇哇的哭了起來。姨母說我錯了，這些話本來是不應該說的，伊自己也含著眼淚了。

我聽了這話以後，心裏很是悲哀了，自此以後，正如窺探可怕的事物一般，常常想起這件事，感到血都變黑似的悲哀，所以心裏只想怎的能夠忘記了，不要再想了，但是不知道爲什麼緣故，近來無端的覺得那個並不是母親，却是我自己；彷彿只覺得我穿著全白的衣服，染了鮮血倒在那里。

雖然也覺得對別人說了，要被母親申斥，但是不知怎的總想將這件事情悄悄的說給你聽；現在說罷，現在說罷，這樣的不知道想了多少回了。無論什麼時候離別了，也沒有別的要說的話了。——我麼？並沒有哭著。只是說說罷了。

但是，現在講別的話罷。你看，天這樣的暗下來了。蜘蛛的窠已經看不見了。看去在中間的黑的一點，是蜘蛛罷？——我怎麼會忘記你呢。呀，水草的葉流下來了。哪，等著……：……人們要看見的。

照相

鈴木 三重吉

因爲有什麼事情，母親說要用印章。

抽出了抽屜，拿開雜物，搜尋著的時候，久遠以前的千代子的照相出來了。全然褪色，成了蜜色，將要消滅了。

已經是多少年了？這浴衣，便正是坐在乘涼的船裏的時候穿著的那衣服。千代子那時叫做「小萬」，正做藝妓，雖然伊本來不是至於做這種勾當的人。

「哪，好罷？只要不給母親得知就好了。」那時候千代子白天裏在格子門的外邊和我這樣說。晚間走來，叫道「民哥，民哥。」到得河岸，在船埠的燈籠的影裏，看見浮著河岸細沙的退潮，漲滿直到腳下。用湖色布做篷頂的小船裏，點著白的風燈。

我當時是十五六歲的一個小孩。

怎樣的人撐着篙，現在不記得了。

「這像是水漉漉的樣子呢。」

千代子說著，拿開了浸在水裏的梨子的盤蓋。河岸的兩邊，在暗黑的夜裏，旅館與茶店的樓屋好像舞臺的背景一般，明晃晃的接連著。

「呀，你看。這樣做，頭髮便這麼多的落下來呢，民哥。我頭髮很稀少了罷？」

「是因爲生了病麼？」

「噯——我先前常常背了你走，你還記得？」

隨後來的同樣的船，已經都向河的下流回去了。千代子却教船向著沒有一個燈影的市街盡頭的方向上去，不久是在暗黑的水面上了。在河下彈著的三味線，（一）貼近似的從水上渡過來。在河水上面，黑夜的星影只有一顆，很大的映著。

「冷靜了，回下去罷，千代子。」

「可是，這里涼快呢。你聽著，那隻曲子是很好的曲子呀……散亂的，散亂的……酒著

（一）三絃一類的樂器，多用於歌舞。

急飛的小鳥的雨——民哥是，哪，民哥……」說著，重復端正的坐好了。

這是故去的千代子當時所穿的浴衣。已經是幾年前的事情呢？

倏忽的消滅下去的照相呵！

搜尋的印章，終於沒有找到。

第二的母親

武者小路 實篤

(回想斷片)

一

我現在想將關於我所稱爲「第二的母親」的初戀的女人的事，斷片的紀錄下來。

我在忠厚老實人這篇小說裏，將這女人稱作月子，雖然關於伊這人並沒有說什麼。隨後在一日的夢裏稱作隆子。在那里記著的回憶都是事實，其中的主感在我當時也都是事實。

在A與運命這戲劇裏也稱作隆子，暫時出現。但是隆子其實却是忠厚老實人裏的女主人公的本名，並不是我現在要說的初戀的女人的名字。伊的真名是貞(Tei)。

我在不見世面的人裏曾說「我認識一個美的女人」這便是伊了。有一個朋友在二三年前見了這女人——同我一起到夫家去訪問伊的——那時他說，「想到在日本有那樣的女人，我的人生觀非改變不可了。」他說，第一聲音便很好。這個朋友的話或者有點誇張也難說，但是在

我自己，伊確是將我的人生觀都改變過了。伊生了我，使我成爲一個新的人，伊鍛鍊成我的人格了。因此，我在生日的妄想及其他的文章上，曾經稱伊作「第二的母親。」

二

貞子最初從大阪到東京來的時候，是現在十四年前，那時我正十六歲。自此以後這三年裏，除了暑假以外，貞子就寄寓在那住在我家市房裏的伯母的家裏。後來在去今十一年前，便是當我十九歲的時候，貞子回到大阪的家裏去了。貞子的年紀比我要小三歲。

回到大阪去以後，我和貞子曾經見過兩次。一回是貞子到了東京，到我家來的時候；還有一回是我在北海道的時候，到伊的夫家去訪問伊的。

貞子到我家來的時候，大約是現在七年前的事情了。那時貞子已經是人家的妻子了。以後我去訪伊，是現在二三年以前。那時已經是兩個人的母親，現在是三個人的母親了。我自從和貞子離別了以後，愛過兩個女人，在去年也娶了妻子。

三

我的關於貞子的回憶，都是斷片的，而且又是沒有次序的。年月的順序幾乎不會記得，或者記錯的也怕不少。

總之這是三四月裏一天晚上的事情。我和阿哥一起出門，左手轉彎，向著拐角的郵筒走去，遇見伯母帶了兩個姑娘正從對面走來。我心的猜想，這大約是所說的那姑娘們罷。於是便好奇的去留心看那兩個姑娘。但是天色有點暗了，容貌不很看得清楚。或者因為我那時已是十六度的近視眼，自己却還未知道，所以不能看見，也未可知的。

我以前聽伯母說，有兩個大阪商家的女兒，就要來了，便起了一種好奇心與一種豫期，很高興的等著。當時看見了這兩個姑娘，便想到「這大約是所說的姑娘們了。」

我在先前也常往伯母那里去遊玩，所以和那兩個姑娘隨卽熟識了。兩人是姊妹，阿姊名叫靜子，比我小一歲；阿妹就是貞子。阿姊有點拘謹的地方。阿妹很有愛嬌，大家都喜歡伊。阿姊也是齊整的姑娘，阿妹的身段更苗條，覺得豐豔而且美麗。但是我覺得貞子真是美麗，也是在母親和伯母談天的時候，說阿妹真是齊整的姑娘呢，我無意中聽見了，方纔覺得，以後隨卽當真的覺得

伊很是美麗的姑娘了。

我先前曾經有過私下愛著美麗的男孩的事情，但不曾戀慕過女人。那時却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愛上了貞子了。因此幾乎每天必定往伯母的家裏，和貞子去相會。

我原是一個懶人，又性急而且不能鎮靜的。不能在書桌前靜坐著，常常招母親的怒。這性情，自從戀著了貞子之後，更加不能鎮靜了。我擔著心，走到伯母那裏去遊玩。又竭力的想不要被人家討厭，也不要被人家看出，去尋機會，好和貞子談話。我覺得被人家猜想正戀著貞子，是很可羞的。因此對於別人也一樣的親近，使大家不至於覺得：譬如對貞子講一句話，對了靜子也說一句。我到伯母那裏去，很被大家優待。在自己家裏，對於阿哥擡不起頭來，但是到伯母那裏去，却可以做首領了。

阿哥來招我一同去散步，我總回覆了，却往伯母那裏去。有時候甚至於早晨中午晚間都到伯母那裏去。早晨在沒有喫飯以前，裝做在院子裏散步模樣，走向伯母住著的市房的廊前。貞子、靜子以及比貞子小一歲的堂妹正在那裏梳妝，我就也在那里對著三人說笑，或講真純的閒話。

中午從學校回來，暫時坐在書桌前面，彷彿是用功厭倦了似的，又走到院子裏，估量著貞子在家時候，便往伯母那里去。貞子與靜子到東京來，本來豫備進華族女學校（現在的學習院女子部）去的，但是因為沒有缺額，不能進去，所以改進了那時設在我家近旁的實踐女學校了。阿姊進了三年級，貞子本來該進一年的，因為學力比較年齡還要好一點，所以進了二年級。過了幾時，貞子聽了伯母的勸告，和那堂妹一同學習「謠曲」(Uta)起來了。因此從學校出來轉到謠曲的先生那里去，有時候回家便很遲了。

我因此常常生氣。心裏猜想大約回來了罷，到得伯母那裏，却只有靜子一個人正在繪畫，或是做什麼。靜子不喜歡學謠曲，但是時常留在家裏作畫。我便和靜子談著天等候貞子的回來。我很是心神不定的等著；不要被人家嫌憎來得太多罷，被人家想很煩厭的老是坐著，或者不要被父母或阿哥說是太懶惰罷，心裏這樣的想，還是等候著。後來覺得等著的自己不免過於女人似的，也生起氣來了。心裏想倘若貞子不喜歡和我談天，那麼任意的不來談也罷，我也會不和伊談的。可是這樣想著，一面又猜想我這樣的等候著，伊却怎麼樣了呢，心裏很寂寞。或者不要在什麼

地方受了傷了罷，又覺得擔心。回去呢，等著呢，且在這裏再等一刻罷，心裏計算著，講著別的閒話，等候貞子的回來。但是終於廝混不下去了，只得回到自己的房裏去，却仍是注意著在我家大門與伯母家之間的柵門開閉的聲音。可是這樣也總是不能安靜，又出門去看，直等到貞子穿著實踐女學校的奇怪的服裝回來的姿態在拐角出現為止，我總是在門口走進走出的探望。既然見到了伊的姿態，這纔安心了，回到自己的房裏。

喫過晚飯，看了機會又溜出自己的房，走到伯母那里去。那時貞子很高興的來和我說話，於是我的剛纔的不平都忘却了，覺得很愉快。過了一會，用了決心回到自己的房裏，拏出書來看，彷彿是聊以贖罪似的。

或者在傍晚，估量貞子正在門外擦皮靴的時候，走到那里去找伊談天。倘若很如意的講了許多話，便欣然的回家來了。

四

禮拜日是我的快樂的日子。

但是因此倘若在禮拜日貞子爲了什麼事情不在家，我也就很不平，寂寞，而且生氣。

我又恐怕在禮拜日被阿哥招去遠足散步。我因爲沒有回覆的理由，只得一起出去，但是一點都沒有趣味，而且急想早點回到家裏去。

我在生病的時候，聽到貞子興致很好的唱歌，興致很好的笑聲，便有點生氣。我對於靜子或是堂妹的興致很好，雖然並不覺得什麼，只有貞子一個人，總想伊在我生病的時候能夠關心一點纔好。

毛病好了一點，能夠起身的時候，我便想出去和貞子相會。母親倘說不要出去招風，我就生氣。即使觸了母親的怒也不要緊，竟自強項的出去了。我走去和貞子相會，倘若貞子對我說「貴恙好了麼？」於是我剛纔對於貞子生氣的事情便都忘記了，覺得很愉快。

我向來沒有什麼朋友。學校的功課完了，便一直的回家。我從學校往復的時候常常遇見的一個堂妹，說看著我走路要覺得不好意思起來，因爲太趕緊了，頭向前，屈著身子走路。我這樣的走著，喘著氣走回家裏來。我幾乎絕不到朋友那里去，朋友也絕不到這裏來。自從貞子來了之後，

我更不要什麼朋友了。

五

在暑假的時候，我同平常一樣到金田的海岸去。貞子和靜子也到金田，停留一禮拜左右，但是住在離開我那邊有五六町遠的地方，即使偶爾走來遊玩，也只是和別的許多堂兄弟堂姊妹作伴，同我坦白的談天的時候幾乎是沒有了。以後不久伊就回到東京，又到大阪的家裏去了。

九月剛纔起頭，我也回家了。心想貞子大約已經在伯母家裏了罷，很是快樂，豈知還在大阪沒有回來。我很寂寞了，一天一天的盼望著伊回來的日子。向伯母問貞子們幾時回來，覺得害羞，所以只是獨自沈默着等。過了五天，過了六天，還沒有回來。我想可不是伊不再上東京來了麼。不知怎的覺得伊是不再來了。於是寂寞了。但是過了十天，伊終於回來了，而且對我也很親熱的談話，我就安心，而且覺得很愉快了。我在每晚估量了時間，在院子裏散步，走到伯母家的近旁，貞子靜子與堂妹大抵都在外邊。我和大家唱起歌來，或是大聲的說笑。我們的家是在稍高的地方，下面的人家的小孩們時常嘲笑我們說，「男人和女人一同唱著歌哩！」

我一個人夾雜在女人隊裏。阿哥比我大了三歲，沒有加到我們的伴侶裏來。我便做了大家的首領，做跳繩或是捉迷藏的遊戲。

六

每年春秋兩季，學校裏都要出去行軍。我以前差不多沒有一回不去的，但在那年秋季，借一點事情告了假。那不必說是因為要和貞子離開三四天，覺得很難耐的緣故了。但是行軍可以不去了，却不知怎的有點慚愧，覺得自己太是不中用，而且在貞子的旁邊守候著也似乎太無聊了。不但如此，我還覺得有點羞恥了。所以我雖然好容易的辭絕了行軍，却說要去保養身體，動身往金田去。我在金田住了將近一禮拜，和貞子離開得比去行軍更長久，我很是後悔。

七

不久這一年已將過去，年假來了。在我個人所有最快樂的時節，要算這年假了。正月近來了，這一件事，不知怎的使我們很高興；而且正月近了，在我又是可以去和貞子遊玩的一個很好的口實了。於是我便放心的到伯母那里去，同大家抹紙牌，玩「百人一首」或是打鞭子。（一）我任意

的從早晨遊玩到晚，就是在晚間也可以安心的在伯母那里玩到十點鐘。

到了正月，心情便更爲熱鬧了。

元旦這一天，從清早起在伯母那里和大家玩「百人一首」，擲雙陸，又圍著被爐，讀新年美裝的少年少女雜誌給大家聽。

晚間在我家玩「百人一首」，阿哥也加在裏邊，母親擔任讀歌的事情。我去招集大家，跑到伯母那里去。

初二初三初四，直到學校開課爲止，幾乎每天接著都是快樂的時光。每晚我當使者，去叫貞子靜子以及從妹。我對於做使者這一件差使，覺得是非常的愉快。

學校開了課以後，我還是常常過去遊玩，但是不能像先前那樣熱鬧的喧擾了。可是在正月

(註一) 百人一首本是一百首和歌的選集，後來變作一種競爭的遊戲：將歌詞印在紙牌上，散布席上，一個人在傍讀著，

大家便爭取所讀這一首的紙牌，以多得者爲勝。韃子本稱羽根或羽子，用無患子鑽孔插鷄毛數枝，以羽子板擊之，能多擊不落地者勝，係女孩的遊戲。

裏。每禮拜六的晚間。我總當做使者。去叫三個人來在家裏玩「百人一首」或是抹紙牌。

自從和貞子離別了以後，正月在我變了寂寞的東西了。玩「百人一首」這一件事，特別是難堪的寂寞。我和貞子離別後的三四年裏，對於「百人一首」彷彿是禁忌食物一樣的竭力戒避。即使阿哥來招我，也回覆了，回到自己的房裏去。貞子在這裏的時候的正月，是那麼愉快的。我每當回想起這快樂，對於沒有知道這個快樂而空過了少年時代或是少女時代的人們，懷著痛切的同情。

八

我愈加愛著了貞子了。

同時我看見貞子與致很好的和別個男人講著話，心裏便很是不快活。那時候有兩個男人常常到伯母那里來遊玩。一個是比我要大六七歲，是伯母家的親戚；還有一個是和我同年紀或是小一歲，是貞子的學謠曲的同伴。這兩人或者因為有別的事務到伯母家裏也未可知的，但我總以為他們是到貞子這里來遊玩的了。

我不喜歡他們來，更不喜歡貞子在我的面前天真的而且快活的和那些人去說話。

我願意貞子只想著我一個人，但是我不敢希望。我的不敢希望，因為我對於自己沒有自信的緣故。我從小時候便被大家說是醜陋，這樣的養大的。我的臉上有些雀斑，面頰上有瘡疤，從小時候便被大家嘲弄，稱作「饅頭饅頭」的。即使沒有這些東西，我也很落拓，在許多堂兄弟中間被大家當作最醜陋的小孩的。而且我的衣服的穿著很是不整飭。總之在我是沒有一點瀟灑的地方的。我的說話很性急，又是神經質，想將許多話一齊說出來，發音很快，然而舌頭又不能如意的運轉，因此不甚容易聽清。我是向來被人家當作一個遲鈍懶惰，難看而且不善於交際的小孩，這樣的被待遇下來的。

因此在我這里有了一種乖僻的脾氣。我被貞子愛著這一件事，便是在夢裏也沒有想到的，但是我想伊愛我，而且願意伊只愛我一個人。

貞子決不會嫌憎我。但是伊的對我的親切，和對別人的親切一點都沒有區別，便是用了自負的眼光去看也仍舊是無區別。即使竭力的想像伊單是對我很親切，也是徒然的。這件事使我很

寂寞了。而且好勝的貞子對於謠曲更加專心，不在家的時候也更多了。這在我想來，又似乎貞子是在那里避我了，我又猜想這不是因為喜歡了那些謠曲的男朋友的緣故麼。我這樣想著，懷著寂寞的心情，常常和靜子說著種種的閒話，專心等候貞子的回來。

我也喜歡靜子。當作談天的對手，還不如靜子倒很說得來。貞子對於靜子真是阿姊般的尊伊，靜子也將貞子當妹子看待，愛憐伊或者申斥伊。

但是無論怎樣，貞子倘若不在，總是很寂寞。我不給別人覺察，偷偷的愛著貞子，又偷偷的想念著伊，這樣的一種寂寞也漸漸的熟習了。但是那個寂寞却實在受不住的。只在貞子和我很隨意的說著話的時候，我纔能夠從那個寂寞裏逃脫了，而且能夠從心底裏發出喜悅來了。

像先前一樣的心情生活下去，不知不覺的暑假又來了。我照常年的例往金田去，貞子也回大阪去了。我在那時候是很怕羞的人，所以即使寫著日記，但是自己愛著貞子這一件事，一絲一毫都不敢寫。除了記一點靜子或堂妹的事情以外，什麼事都不敢寫的，我在清早起來獨自立在

海邊的時候，在傍晚離開了大衆獨自在海邊走著的時候，偷偷地在波浪滾到的地方寫下了貞子的名字。但便是這事在我也從心底裏感到羞慚，而且也覺得很愉快。

我自從愛著了貞子以後，比先前更真切的想到自己的事情了。我試將自己當作貞子的丈夫去想。每一想到，覺得貞子是爲我的手所不能及的一件極高上的東西，而且覺得自己沒有爲貞子所愛的資格。

在那時候我想，要做內閣總理實在是很容易的事情，雖然並不就此滿足了。但是無論怎樣，我總不能相信我有爲貞子所愛的資格。我覺得這樣無比的美的貞子肯和我這樣難看的男人親切的講話，我已經不可不感激，倘若此外還有什麼期望，那便不免是太不知道自己的身分了。我後悔我先前的懶惰。我心想從此竭力用功，保養身體，勉爲一個不愧爲貞子的朋友的體面的人。在當時十七歲的我，更不能在此外有什麼希冀了。

就在現今，我也有這種傾向，每看見了美麗的女人，就將伊看做自己的手所不能及的尊貴的東西，心想崇拜伊，不論那個人是什麼身分的女人。

十

九月裏我回到東京，同前回一樣的懷著不安，但是沒有多久兩人都從大阪回來了。

我同先前一樣的生活過去。在這時候，實踐女學校遷移到遠地去了。這一件事在我是一個頗大的打擊。早上和貞子談天的事，自然是不行了。雖然如此，還時常裝作早起的模樣，走到那邊去，但却不好意思每天去。貞子回家的時刻，因此也就更遲了。

我還同先前一樣走到門外，等候貞子的回來。一看見穿著實踐女學校的制服的貞子的影子，便安心了，回到自己的房裏。因此貞子穿著實踐女學校制服的影子，便到現在，還是最清楚的留在我腦裏。和貞子離別後三四年之間，看見實踐女學校的學生便想起貞子的事情，感到苦痛的寂寞。

十一

這時候一年也將盡了。快樂的正月到來了。

正月裏阿哥的朋友聚集在我家裏，玩那「百人一首」，貞子和靜子以及堂妹也都加入。好勝

的貞子專心的練習「百人一首」這個效驗很明顯的現出來了。

在正月的某日，阿哥的一個朋友拏了點心或是什麼包到貞子姊妹那里來。我便想到，這個人正同我一樣的戀著貞子罷。但是對於這人也並不感到什麼妬忌，或者到還同情於他的戀愛之不能滿足。爲什麼呢，因爲他比我更難看，而且比我大七八歲，是二十五六的年紀，但看去却像三十歲，頭頂也有點禿起來了。

我只對於常常到伯母那里來的兩個男人，尤其是那個謠曲的朋友，感到妬忌，而且也明白的覺得他也對我懷著妬忌呢。

我有一次在伯母家裏，在貞子旁邊和那人玩著「百人一首」的時候，我在心裏感著了一種真正的角逐了。

有一天的午後，我到伯母那里，貞子正不在家，只有靜子一個人。我和靜子說著話，等候貞子的回來。等了許多時，貞子還不回來。我這樣的等著，貞子却是很寬心的，沒有回來，我這樣想著，便生氣來了。我對靜子說道，

「雖然你是可以放心的，但是貞子是務外的，有點危險呢。」

「沒有這樣的事。阿貞是不要緊的。」靜子確信似的回答說。我覺得說錯了話，就將話頭轉換了。

十二

我有一天在貞子外出的時候，到伯母那邊去，看見貞子的一本筆記簿放在那裏。我翻開來看，裏面寫著學校的作文。我讀了一遍，在那後邊將我的意見添寫了五六行。雖然已經記不起來了，總是什麼「女人的職務」這一類的題目。我便將愛最是要緊這些話添寫上去了。過了五六天，會見貞子的時候，伊對我說，

「因為你的緣故，我出了醜來了。」伊說和朋友讀著筆記簿裏的作文，見了我的戲寫的文句，被他們所笑了。但是貞子這樣說，却並不生氣。

我覺得慚愧了，但是見貞子不會生氣，很是高興。我又想或者是貞子故意的給朋友去看，也說不定呢。我這樣想著，更覺得高興了。

二月裏一天晚上的事情。我同阿哥在一間房裏，坐在書桌面前，讀著學校的教科書。到了九點鐘，忽然警鐘響起來了。「火著了！」我和阿哥面面相覷，側了耳朵聽著，却是「警鐘」的聲音。

「近地的失火。」

「去看去罷？」我們二人立起來，開了柵門出去了。貞子與靜子也正站在那里，看那火災。在南邊望見許多大火花，看去像是三四町外的地方正燒著。阿哥對我說道：「看去罷。」又對二人說道：「不去看去麼？」

靜子與貞子都答道：「去罷。」我很是歡喜，於是四個人同去看火著去了。我因為能夠在貞子的旁邊，比去看火燒更高興。我們在望見燒著的人家的地方，站在一家屋簷下，看那火燒。人們交錯的奔走著。消防隊感到興奮與權威，在那里力作，長的吸水管在我們面前蜿蜒的過去，從裂縫裏漏出水來。

我們興奮著，看著那些景象。也有回過頭來，看貞子和靜子的人。我自己覺到能夠和世上最

美的女人站在一處，感著一種榮譽。火不久便衰下去了。阿哥說「回去罷，」我雖然還想多留一刻，但是只得回去了。走了半町的路，有一個從對面跑來的男人踹了我的腳。

「呀痛！」這樣說的時候，那男人早已跑去了。我的腳趾上流出血來了。

靜子最初看出這血來，貞子也問道，「痛不痛呢？」靜子掣出自己的手帕來，立即撕下一條，要替我裏那受傷的腳趾。我心裏想，「倘若貞子肯像靜子這樣的待我……」却任憑靜子替我裏好了。阿哥一個人先回去了。我望著阿哥孤獨的回去的後影，同我自己相比較，心想一定很寂寞罷，不禁同情於他了。我的腳裏好了以後，本來不很疼痛了，因為從那里到家裏的路，是幾乎沒有行人的暗黑的街，我便拖著一隻腳，將手搭在貞子和靜子的肩上，走了回來。我對於自己受傷的事，反覺得幸福了。

十四

這年的三月裏，靜子學校畢業了，四月裏便回到大阪去了。這很使我寂寞，但又使我很高興，因為靜子不在了，我以為可以單和貞子去談話了。

但事實却不如此。貞子的不在比以前更多，我和伊談話的機會也比以前更少了。有一天，我在間壁的空地上，同阿哥和堂兄弟們摹倣著庭球遊戲，貞子也到那里來，看我們打球。那時候，貞子對我說，現在阿姊不在這里，再沒有可以親密的說話的人，很寂寞，只有你是自己的依靠了。我聽了非常高興，一心想念著這件事，但是那時我太高興了，不知道怎樣回答纔好，所以只說了幾句莫名其妙的話罷了。

然而以後貞子也不再說起這樣的話來，於是這一番話也就從此打消了。而且貞子的不在還同先前一樣的多，至少在不滿於貞子的外出的我總覺得伊的不在是很多罷了。這是由於貞子的愈加專心於謠曲，以及近來伯母家裏的人全體熱心於淘宮術（註二）的緣故。這當靜子還在這裡的時候，已經如此，我因為這淘宮術使貞子不在，也就很不高興，所以常常和靜子議論淘宮術的是非。

這是一天晚上的事情。我乘貞子在伯母家的柵門前擦著皮靴的時候，走去和伊談天。母親

（註二）淘宮是一種星相之術，以為各人的性情應了誕生時日的干支，各有缺陷，用術推知，將他淘去，可以開運納福云。

也來到那里，動手採摘旁邊樹上的花椒。母親一個人採摘不完，便叫使女的名字道，「阿貞，阿貞。」那時候我家裏有一個使女，名字正叫做阿貞。當時貞子便對著我笑道，「叫著我呢，因為我也叫做阿貞呢。」我對母親道，「阿貞在這裡呢。」說著也笑了。母親不會叫貞子幫伊去摘，但我和貞子却自己過去幫著母親摘花椒的實。我這時候心裏想，倘若貞子是我的妻呢，……而且我又猜想，貞子被我和母親叫做阿貞，可不是也很喜歡麼，（註三）我這樣想著，覺得很高興了。

但是懦怯的我此外不能再說什麼了。在我的心底裏，仍然將貞子看作我的手所不能及的一種高上的東西。

十五

但是我對於貞子，愈加不能淡然了。我竭力的想得到證據，證明貞子只想念著我一個人的事情。

這證據有時候似乎覺得有了，但仔細看去，却又漸漸的消滅了。貞子對於無論什麼人，都是

（註三） 日本的古禮，姑和丈夫對於新婦都呼名。

親切的。在我生病的時候，也仍然興致十分好。我走過去，又時時覺得煩厭，而且同先前一樣不在的時候還很多。

我有三天想去會貞子，却終於不能見。後來好不容易會到了，貞子似乎是在迴避我，走到廚房裏去做事了。我也生起氣來了。漸漸猜想到，可不是貞子侮弄著我麼；這大約是因為我過於游惰了，屢次往伯母那里去，所以大家對我煩厭起來了。

我以後努力的不進伯母家裏去。只我傍晚，在伯母家的周圍隨便散步，等候貞子走出家裏來。平常在這時候，貞子總走到伯母家的後邊去，差不多是成了一種習慣了的。但是倘若我在那里，伊似乎便故意的不出來了。我於是更覺得貞子是有點嫌憎我了。

我從那時起，又很覺得非去竭力用功不可了。這樣游惰著過日子，終不是事情。都因為我迷著貞子，所以會如此。我一面疑著貞子對我的態度，一面也很強烈的感到自己成爲偉大的要求。我想照著現在的情形決不是事了。我一面愈加想念著貞子的事情，但同時也很想對於貞子斷了念，竭力的去用功。

這是一天晚上的事情。隔了許多日子之後，我在伯母家的院子裏會到貞子。我對貞子說了什麼沒道理的話，已經不大記得了，彷彿是說我命令下去，伊能夠抗著掃帚在街上去走麼。貞子笑著說，能夠拏了走，伊又將當場走過的伯母叫住了，說我教伊拏了這掃帚在街上去走一趟，說得伯母都笑了。我聽了覺得受了侮辱，默然的回到房裏去了。

於是我便寫了一張絕交書，說我不再和貞子相會，因為我現在非用功不可，因為我不願意永久的做被人家所侮弄的人了；寫好了隨即拏到貞子那里，一句話都不說，將信交給貞子，立刻回到自己的房裏來了。

我很是不鎮靜，而且很興奮。我推想貞子見了那信，不知怎樣的想呢。我只當作沒有這事似的，不介意的看著罷。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不能再鎮靜了，隨便的向著伯母家裏走去。貞子出來，寫了一點回信，伊說道「我想不到會是那樣的信呢，」隨將伊的信交給我了。在貞子的這信裏，寫著看了來信實是出於意外，自己覺得並沒有被怒的理由，但如果生了氣，請你饒恕，我只是倚靠著你呢這些話。我看了很高興，而且興奮了，便在一張小紙片上寫了新詩似的一篇東西，意思

裏說，請你想念我如阿哥一般，也請你許我阿妹似的想念你。

以後不久我從學校回來，母親變了顏色叫我去一趟，因為有要說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什麼，便走到母親的房裏。母親變了顏色說道，

「我以爲你還年青，可以放心，聽說原來你却信給貞子呢。信落在地上，被伯母拾著了，大家都詫異著哩。你爲什麼做這樣的事呢？」我說自己覺得並沒有寫著什麼不好的話。母親便說貞子的壞話，說是商人的女兒，到底是輕賤的。我聽了生起氣來。母親說以後最好不要再到伯母那裏去了。我哭了，很憤怒了。我哭著，漸漸的哭得更沒有干休了。母親倒反覺得擔心起來，對我說道，也不必這樣的著急，這也是常有的事情。在這口氣裏彷彿是說貞子和我已經有了肉體的關係。我答說我並沒有被人家說這樣的話的記憶，我並不爲了這樣的事而哭的，我並不以爲我所做的是壞事。我又說此後還要不論多少次的往伯母那里去，而且去會貞子。母親終於也哭了。於是這回的話便曖昧的完結了。

我以後雖然仍舊往伯母那里去，但是覺得已經爲大家所覺察，爲大家所嫌憎了，而且明白

的感到被大家心裏說「他又來了」了。我想努力的不去，又覺得走去和那會將人家要緊的信落下給別人拾去的人相會，也不免蠢笨了。但是倘若一天不會見，便寂寞得難堪，所以還是擔心著去相見。

十六

時日已經忘記了，有一天，華族女學校出身的人們因為什麼理由，要在某處爲下田歌子氏開一個餘興會，這是收了錢給人家看的遊藝的會。

伯母家裏的堂妹和貞子豫定去演「仕舞」，他們二人每天出門練習「仕舞」去了。在實演的兩三天以前，先在我家的客室裏試演一番，那時候貞子也演「仕舞」給我們看。我看著，心裏覺得這是很美的了。

但是從第二天起，貞子便生病了，隨後知道是流行感冒。在演「仕舞」的那一天，因病就不能去了。貞子對於這一件事，覺得很惋惜。我時時去訪問貞子的病，但後來聽說這是流行感冒，發熱很高，或者要變肺炎也難說，那時候母親對我說道，

「不要到貞子那里去，因為你的身體虛弱，患了流行感冒那就了不得，因為一定要變肺炎的了。」但是我強硬的答道。

「母親倘若在小孩生病的時候，人家說不准到小孩的旁邊去，那麼你怎樣想呢？」我的這個心情在母親是不能了解的，所以伊無論如何總想設法使我不要到貞子那里去。但是我也無論如何總不聽。母親哭著，請求我不要去，但是我也哭著一定說要去。後來我終於走出，到貞子那里去了。

我恐怕病的傳染，但覺得倘是貞子的病，那就是傳染了也還不妨。我以後也謹慎著到貞子那里去問病。但是伯母那邊的人們對於我的訪問，顯然是很煩厭的了。我屢次心裏想去，想到那種情形，十次之中只去一次罷了。我懷著寂寞的心情，獨自安慰自己。我沒有可以告訴心事的朋友，此外也沒有可以遣悶的東西。我只是獨自想念著貞子，想去和伊相會，却沒有去會的勇氣，大抵是茫然含淚坐著的時候多。又因了沒有什麼關係的無聊的事情，時常和母親起衝突。

貞子的病很長久，但是總算沒有變成肺炎，也就好了。

十七

不久夏天來了，而且又是秋天了。

我還是忍耐著一種不快之感，時常到伯母那里去。倘若貞子將很高興的臉來對我，我便很愉快。但在我的心裏，寂寞是盤結不去了。我對於獨自在這寂寞裏哭泣的事，很以為苦，但也很以為樂了。

有一天，貞子對我說道：「請你行那冷水摩擦，也算是爲了我的緣故。」那時候貞子自己正行著冷水摩擦。我被伊這樣的說的時候，心想貞子對於我還是很有好意呢，覺得很高興。我答說道：「我一定去做。」從第二天早晨起，我便開始冷水摩擦了。每回冷水摩擦的時候，我記起貞子的話來，不禁微微的笑了。

十八

秋季學校裏舉行運動會了。貞子平常喜歡到熱鬧的地方去，這些地方是一定到場的，所以那時貞子也到學校裏來看運動會。

貞子在那里遇見一個以前相識的人。他本來是阿哥同級的同學，年紀比我大五六歲，在那時候已經不在學校了。貞子遇見了他，又承他招致到他那里去遊玩；運動會開了之後沒有幾時，貞子便往那人的家裏遊玩去了。

貞子以後還到那人的家裏去了一兩回。伯母有點擔心了，便問我那人是怎樣的人，我自然是不喜歡貞子往他那里去的，我想這件事在我太是顯露了，而且伯母也應該明白我的這種心情，因此我反覺得不便說那人的壞話了。我只說道：「我不大知道，大約是一個溫和的人罷。」後來伯母又向阿哥問那人的事情，阿哥便將那人的壞處明白的揭出，批評他的不好。我聽著的時候，我心裏慚愧了，因為我雖然說是愛著貞子，却恐怕自己受嫌疑，僅說些冠冕的話來敷衍，並不真爲貞子計算，這些缺點我都明明白白的感到了。

有一天我去看郵函的時候，函裏放著一張明信片，上面寫着的是貞子的名字，我明知道這是不應該的事，却終於將信上的話看了。明信片上寫著疑及貞子品行的話，又說這件事情在學校裏將要喧傳出來了，又說有人看見貞子和男人走路，又說非要小心不可，末了署名是「忠告

生。」這寫法很卑劣，而且寫在明信片上，使別人容易看見，寫信的人的心思很明白的暴露出來了。我一面猜疑貞子莫非真有可以被別人說話的事情，又起了妬忌的心情，但是對於寫這明信片的懷著卑劣而且顯露的嫉妬的人也生氣了。我恐怕貞子知道我看見了這明信片，因為我想貞子或者不免因此對我要覺得慚愧，覺得有點對我不起罷；而且在我這一方面，對於這樣的事情裝作絕不知道模樣，也和我的寂寞的心情正相配。但是不知道爲什麼，並不慮到因此在貞子的身上引起物議，並不想由我親手將這明信片拏去消毀了，却瞞了別人將明信片交給了伯母。我的妬忌心或者無意識的叫我這樣做，也未可知的。

我後來聽說，貞子看了明信片，說伊曉得這是誰所寫的。我知道這明信片的事實是無根的，也就放了心，但一面知道貞子爲討厭的東西所戀慕，又覺得有點不愉快。

這到近來纔知道，原來貞子以爲這明信片有七成左右相信是我所寫的。總之伊說知道是誰所寫這句話是正指著我。但是我自己猜想受著這樣的嫌疑，實在與我當時的心情相距太遠了，所以我直到近來爲止，一點都沒有覺到。等到知道了的時候，這纔對於貞子在那個事件發生

以後對我的態度也完全明白了。

貞子以後就不再往那男人的家裏去了，而且對於我也很分明的疏遠起來了。即使我過去和伊說話，貞子也借了各種事務避到別處去。我在那里真是成爲一個惹厭的人物了。但是我還懷著希望，並不因此灰心，仍舊謹慎的走到那邊去。可是每回都覺得貞子對我的態度有點改變，更加謹慎了。我時時想以後可以不再來了，但是一天不和貞子相會便有點難過。末了，過去的回數也漸漸減少了，我努力的忍耐那寂寞的心情，當作我的每天的功課一樣。

我自此以後漸和文學接近了。先前阿哥進大學文科的時候，我還嘲笑說世間那里有不進法科去的蠢人，現在自己却漸漸的和文學接近起來了。

十九

第二年的三月裏，貞子在學校裏畢業了。貞子就要回大阪去，貞子的父親來接伊來了。

我是依然爲貞子所冷遇。我努力的不往貞子那里去。但是在貞子就要辭別了伯母的家，移往貞子的父親住著的旅館，第二天早晨離東京而去的那一天，在晚飯前我却走去會貞子。我立

在伯母家的板廊前面，和立在廊下的貞子講話，貞子用了數月以來我所求而不得的親切的態度對付我，於是我的直到現在幽閉著的心情便立刻消散了，而且能夠真心的高興的和貞子談話了。但是還未談到三十分鐘，晚飯的時候到來了。貞子說，「隨後還過去告辭。」我也回來喫晚飯了。

我喫了晚飯回到房裏。阿哥正不在家。母親來到我的旁邊，對我講起什麼話來。我正想著種種事情，心裏塞住了。我對於母親的來講無聊的話覺得很不愉快，所以極粗魯的回答。我在心裏只是掛念著「貞子就來麼，就來麼，」這一件事。我很想母親能夠走出我的房去，我希望至少在臨別的時候能夠讓我們二人從容的談話。但是母親似乎是意識著這件事，故意的不肯離開我的旁邊。我覺到母親的意思，伊不肯容許我獨自和貞子相會。這個心思在我覺得有點殘酷，於是我的生氣起來了。我想要是想要在這里，請任意罷；倘若要使我悲哀，使我痛苦，而且要永久爲我所怨恨，那麼請任意留在這里罷。我並不窘，至少也不教人家看出我的窘來。由我看去，母親的在那里，是專爲故意的虐待我而來的，因爲那時我對於母親的在我旁邊覺得有如此之難堪而且悲憤。

貞子許久還沒有來。我心裏掛念著，便門的開門的聲音就在此刻罷，而且每聽得門聲，便想貞子現在終於來了，又想到辭別之後，一生裏便不能再會了。我這樣提倡心弔膽的不知道有多少回，待到知道來的並不是貞子，一面也略略安心，但也不免頗失望。隨後貞子終於來了。伊對母親行禮，又對我行禮，說些什麼「很長久的承蒙照應」的話。我幾乎沒有什麼話要說了，看著母親說些普通的客氣話，又說似乎惜別的話頭，覺得非常之可惡。我因此更加故意的沉默著。貞子來了不到十分鐘，隨即辭別而去了。母親並不送，我也不曾送伊到便門口去。不久便聽得貞子和堂妹堂弟等輩熱鬧的笑著出門去了。我不要使母親知道我的下淚，便低著頭，咬著嘴唇，裝出看書的模樣。

母親也很擔心，固執的坐在我旁邊。但是這事在我是非常的難受。

這天的晚間，上牀安睡，將燈吹熄之後，我獨自哭了，使別人不會聽到的靜靜的哭著。我覺得寂寞孤獨而且悲哀得不堪了。

但是第二天我仍然起來，隨又往學校去了。從學校回來的時候，母親告訴我，貞子傳語問

詢，已經從新橋出發了。

母親又說，貞子說今天早晨坐在旅館的帳房裏，看見我從門前走過往學校去，本想叫住，但是覺得失禮，所以中止了。我聽了這話極後悔，而且覺得很對不起貞子了。

我知道貞子和伊的父親前晚宿在這旅館裏，但是在這旅館的門前走過的時候，却全然忘記了。我只是這樣的想，以為此後與貞子永遠分別了。倘若那時略一回顧便好，笑著行一個禮便好了，我為什麼不是這樣辦的呢！貞子一定生氣說我無情罷。我這樣想，到於自己的愚蠢非常之生氣了。彷彿是犯了一個不可挽回的錯誤¹對於自己很惱怒，又是很寂寞。我很感激貞子的親切，估量我從門前走過的時刻，到旅館門口來看我，但是我却將伊的親切抹殺了，因此覺得對不起伊，而且也很可惜了。

二十

我以後獨自想念著貞子的事情。我並不告訴一個人，只是想念著。但是貞子那里，却又并一張明信片都不寄。第一層，我就不能決心去打聽貞子家裏的門牌號數。我以前原是陰鬱的人，自

此以後更加一層陰鬱了。有人說，和我講話要覺得寂寞起來的；也有人說，我的神氣是對於什麼東西都不滿足。那時候藤村操在華嚴的瀑布裏投身的時候，正成了世間的問題，便有人說我們裏邊倘有投身華嚴的人，那一定是武者了。可是他們並不曾知道我的戀愛，更沒有人知道我的失戀，他們只將我當作一個乖僻方正的人罷了。有一個朋友曾對我說，「像你這樣的人去戀愛一回就好了，因為這樣你可以更開通一點了。」我那時寂寞的微笑著答道，「或者如此也難說。」

過了一二年之後，日俄戰爭起來了。有一天，伯母拏了貞子和靜子的看護婦裝束的照相來，給母親看。這大約因為社會交際的關係，二人當作什麼名譽看護婦或是有志看護婦，曾去訪問過負傷兵士，在那時候所照的罷。母親又拏來給我看看。我見了照相，覺得非常寂寞，再也不能安坐了；我突然立起，急急的走到隔離的房裏，而且哭了。母親也著了急，跟著走來，看見我哭得太多，很是出驚了。「你這樣的想念著貞子麼？」母親說。我也不回答，只是哭著，許久沒有歇。

自此以後母親在我的面前不再提起貞子的事來，我也不去詢問關於貞子的一切消息了。暑假的時候，我仍然往金田去。有一天，有貞子的一封信寄到也在那地方避暑的堂妹那里

來，我無意的拿起來看，却見貞子的姓已經改過了。我在那時纔知道貞子已經出嫁了。我走到外邊，懷著寂寞的心情，在海岸邊走。在那時候我已經慣於寂寞，我的心也慣於孤獨了，而且愈加覺得貞子是好的人了。

自從和貞子分別以來，我漸漸決定去治文學了，對於託爾斯泰也崇拜起頭，而且親密的朋友也多起來了。我在寂寞的裏面看出了嚴肅與希望了。在和貞子別後的第三年的春天，我又爲可怕的寂寞所襲，坐著立著都寂寞。我在那時候怕遇到與貞子分別的春天，比什麼都厲害。但是這個寂寞，因了在我家裏的十四歲的上房使女（四）得到幾分的消遣。我對於這使女的瘦小伶俐可愛的小孩似的地方，感到同情，而且不久自己覺得漸漸的愛著這女人了。

但當拘謹的我還在那里計算，看徹了伊的性質與運命，使伊和我的運命相交涉，這件事究竟是好是壞的時候，家中已經發生了流言，說伊與那時我家的書生（五）因爲和女人的關係從

（註四）「小間使」(Kornadzuka)最專在主人旁邊，做另碎事情的人。

（註五）書生(Shosha)寄食於主人家裏，幫助家事，一面研究學問，位置在僕役與賓客之間，大抵以苦學的青年爲多。

自己家裏被驅逐出來，比我更小一兩歲的一個男人，彷彿夫婦一般的生活著，雖然當初聽說那男人種種的挑逗伊很煩厭。

母親頗說伊的壞話。我聽了想起以前母親曾經講過貞子的壞話的事情，便猜想伊現在也因為要使我斷念，所以說這些壞話的，於是生起氣來了。我便寫了一封信給母親，告訴伊說我愛著那使女，而且不願意人家說我所愛的人的壞話。

母親見了信自然是很出驚了。因為母親夢裏也不知道我愛著那女人，而且也沒有能夠知道的理由：我不會告知別人，也不會告知對手的女人，只是獨自私下遠遠的愛著罷了，以後書生和那女人的交情更加明顯而且放肆了。母親趁這機會，借了不利於女孩子的教育這一個理由，打發那少女回家去。我後來不久也就愛上了一句話也未會交過口的住在近地的一個姑娘（忠厚老實人裏的女主人公）了。

二十一

我以後也時常想起貞子的事來，在夢中看見的時候，更感到一種無可挽回的寂寞。我心裏

想，人是決不可失戀的了。

這是七年前的二月八日的事情。我喫過午飯後想往正親町那里去，先去打電話通知他，但是中途忽然轉念，恐怕妨礙他的事情不大好，還不如不去罷，於是隨便轉到祖母那裏去了。我在那邊知道貞子有電話來，給那時住在我家的堂妹，說今天下午到我家裏來。我的心跳躍了。我還覺得那時忽然不高興打電話給正親町，却往祖母那里去，似乎是或物的一種指使了。總之我覺得聽到了這信息，真是好極了。

那時候阿嫂已經來到我家，我同祖母將原來的兩所市房修理好了。並排的住著。我這邊與祖母那里的中間，有一帶短的板廊接聯著，不著鞋子也可以過去，而且祖母那邊談話的聲音，在我的房裏也能聽到。堂妹正寄住在祖母的那房裏。那時候伯母已經移到別處去了。

我在自己房裏，豎起耳朵聽著。我不能靜定了，我心裏想，已經四五年不見了，而且做了人妻的貞子，不知道怎樣的變了樣子了罷。到了兩點，到了三點，伊還沒有到來。三點半鐘時候，我從窗口望見將有十天不會見面的忠厚老實人的女主人公從學校回來的後影。我覺得自己還是深

深的愛伊，而且暗想幸而有這個人在，我今天會見貞子的事情也可以安心了。但是到了四點，到了五點，以至六點七點，貞子終於不來。

我當七點鐘在日記上寫道，「豈終不至乎？」七點半左右了，貞子的華麗的聲音聽到了，於是堂妹的高興的聲音聽到了，祖母那里柵門拉開的聲音也聽到了。貞子似乎進了祖母的房裏了。我靜靜的起立，略爲躊躇，終於決心過去會伊去了。

一眼看去貞子似乎略略變醜了，但是說著話的時候，却又看出伊與原來的貞子一點都沒有變更。我毫無拘束的和貞子以及堂妹談話。貞子聽說我進了大學的文科，便說道，「我也推想一定是進了文科哩。」談了一回閑話之後，我心想貞子是久別以後來和堂妹相會的，我在這里豈不是妨礙麼，所以便先行回到自己房裏去了。但是我不能靜定，過了十分鐘，無論如何再也按捺不住了。我吹熄洋燈，決計在貞子留著的期間我也留在祖母那里，便走出房外，在黑暗的廊下摸索著正將走去，聽得祖母的聲音道，「你到實篤的房裏去看看罷。」貞子和從妹似乎是就要到我房裏來的樣子。我慌忙的回到房裏，將還是很熱的燈罩悄悄的擎下，點上燈火，又在書桌前

面坐下了。貞子和堂妹來了。三個人在火盆上烘著手，說著閑話。我是高興的了不得了。又看見貞子不會忘記先前的事情，很是歡喜。我想去觸著烘在火盆上的貞子的手，裝出小孩似的樣子，壓住貞子的手要拏他到火裏去，想恐嚇貞子，並且小孩似的使伊發怒，但是貞子見我的手攔在上面也是毫不介意，即使我將伊的手輕輕的捺到火的上邊去，伊也並不逃避，只裝著一副若無其事的神氣。

這一點半鐘的時間裏，三個人復回到以前的時代去了，三個人都很親密的講著種種真率的話，大家笑了。時光的過去也不知道了。貞子忽然注意，拏出表來看時。已經是九點過了，說道，「那可不能不告辭了。」堂妹竭力的勸伊在這里過了夜去。貞子說，即使留到什麼時候，也是沒有了結的。我並不挽留，因為我的對於貞子的丈夫的道德心不肯容許我去真率的挽留貞子的止宿了。

我說倘若回去，那麼去叫車子罷。於是便差人叫車子去了。車子沒有來的期間，三個人還是說著閑話。我因為貞子肯這樣溫和親密的待我，十分高興，而且對於前回分別時候的我的冷淡，

第二天早晨走過貞子的旅館前面也不回頭去看一眼，以及賀年片也不寄一張這些事，貞子並不懷著一點恨意，我更覺得非常的喜歡。

這時候車子來了。分別極是難受。我送貞子到柵門口，又裝作有什麼事情模樣。獨自穿了木屐走出門去。兩個人以外更無別人。貞子忽然的回過身來。我的右手不知在什麼時候與貞子的右手互握著了。兩個人彷彿是心裏謝罪似的。貞子道，「大家那里都請代候。」我答道，「將來再會。」兩個人分別了。我那時喜悅的興奮，比離別的寂寞還要強盛。我想倘若在那與貞子握著手的一瞬間被殺了，這是怎樣的幸福呢。那天晚上醒來的時候想著貞子的事情，不禁覺得寂寞。第二天起來，也還是寂寞。我想遣散這寂寞，竭力的在想念忠厚老實人的女主人公，但是無可挽回的寂寞動不動就將我的心捕捉住了。

但是過了兩三天以後，與前回分別時的情形不同，我對於這寂寞漸漸的習慣，而且想起來的時候，感到喜歡了。我一天一天的更加強烈的愛那忠實老實人的女主人公，又明瞭的覺得自己想和伊結婚了。但想到貞子却仍是寂寞，而且在夢中看見也難過。這種難過的心情一直接續

著，直到去年我結婚了的時候爲止。

我還有想寫的事情，但是那些只能等將來的機會了。至於這回的戀愛在我有怎樣的影響，那是用不著多說的了。

久米仙人

武者小路 實篤

近來見到一本書，說久米仙人從天上跌下來的原因與以前所說的不同。在這書上寫著這樣意思的話。

『久米仙人厭棄這世間生活的原因是不很明白，但是他對於人生的空虛覺得寒心，那是無疑的了。有的說這是失戀的結果。有的說是因為不能如意的發迹的緣故，但這些話都是不足取的。倘若不是還有更深的原因，不會發生想成仙人這樣的決心。成仙這一件事並不是容易的事業，乘雲昇天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這都不是用了尋常的一番苦心就能成功的。要成仙人不可不離棄五欲，執著是尤其不行。百年的修煉，只要有一點兒疏忽，便前功盡棄了。久米仙人也不是只有一次便順利的成了仙人的，以前大約也經過了兩三回以上的失敗罷。但是無論失敗了多少回，他總懷著一個不成仙不止的要求。以及足以完成這要求的勇猛心。他不是什麼尋常的人，也不是從那見了洗衣的女人的腿從天上跌了下來的故事可以想像出來的那樣的漢子。他爲

什麼便是那樣的辛苦也想成仙呢？做個凡人，愉快的過日子，豈不也很好麼。但是只做一個平常的人，在他是忍受不住的了。他同釋迦一樣大約真是感到人生的無常了。他所以想將自己做成一個活著而不死的東西，沒入在無論怎樣的天災人禍來了都不驚惶的世界裏，與宇宙和大生命共活著，呼吸不死不滅的東西而活著，要死也不會死，被殺了也不會死的人；他想就以這肉體化成這樣的一個人，就此回到天上去。他對於人類似乎是沒有什麼感情了。由他看來，人類與昆蟲是一樣的，——不，或者是比那些更爲罪業深重的東西。人類每日每時的勞動著，只是爲著戕殺他類自己罷了，而且他們完全藐視不滅者的意義。是一種到死爲止自以爲不會死的任意的東西，他並不是不想去救別人，但是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救他自己了，照他的思想說來，他是想只依了宇宙的本能去生活；動物的本能與人類的本能在他看來是空的，不可倚靠的，而且又足爲自己修成不滅的障礙的。他的心是青空一樣的清淨，他的朋友是空中的星與地上的花。他呼吸著平和與美，專一的清潔他的心靈，將委身於毫無陰翳的生命。他以爲這樣他可以嘗到無限的平和與喜悅之味了。

他遠離一切的欲望執著與不淨，入於以水與空氣爲生活的境地了。「愛」在他是禁物。凡能失却他的心的平和者在他都是禁物。他對於世間對於生命都已沒有留戀。超越了生死之境。離開人間界，早已進到天人界裏去了。於是他不復是凡人，却已成了仙人了。他身體變輕，青空成了他的故鄉了。他終於要乘著雲獨自歸於應歸的地方去了。天上界，星一般的輝煌的世界，美與調和的世界，無我無心的世界，超越了苦樂愛憎的世界，這樣的世界許可他進去，他也自然的向著這方面前進了。雲聽從他的意思——不，那時在他也並沒有意思這東西了。雲是他麼，他是雲麼，天是他麼，他是天麼，已經是辨別不來的完全同化了。但是在這時候，不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那是在剛要離開地上的這一刻，他忽然的想起世間的事情來了。他大約也還沒有完全的失却了人性罷。本來這也只是一些極微淡的氣分罷了。然而他終不會完全的忘却了大地。他看著地上的時候，對於地上的美不禁感到驚異了。這起初也是極淡的。但是他心裏想到這是很美的時候，剛纔往上升著的雲就徐徐的往下界落下去了。這實在是很靜的，是和他的心相適應的那樣安定。

山呀河叫海呀，森林呀林野呀小河呀，以及地上的人家，在他的明亮的眼睛裏看得很清楚。他想剛纔毫無留戀的忘却了的地上，原來是這樣美麗的東西麼？他於是靜靜的祝禱這世間了。在這時候，不知是幸呢還是不幸呢，他想起人類的事情來了。但是現在想來，人並不是完全可以輕蔑的東西，不是醜陋的昆蟲一般的東西了。這無寧是被想作一個可愛的東西，可憐的東西。這個念頭自然是不很強的，當初實在只是極淡的一點，但是這淡的念頭並不消散，而且反而一點點的加濃起來了。雲慢慢的降下來了，可是也還不至於明顯的著目。他現在看見人們美而平和的勞動著的樣子了。

「人們是怎樣可愛的東西呵。」

他忽然這樣的想了。但是那時他在雲上踏了一個空，好容易纔算能夠站穩了。他的現在的身分是對於無論什麼東西都不可超過了或一限度感到更深的愛著的，他自己知道這道理，所以他又向著天看了。

那是怎樣的美呵，他又能夠忘却下界的事情了，同時他乘著的雲又向上昇了。但是他還禁

不住再向下界去一看。

在那里，人們都很汗穢的勞動著。男人女人以及老人，不知抱著什麼願望，正在勞動著。小孩們喧鬧著。

他沈默的看著這些。

不思議的事情當真也會有的！他的完全乾枯了的眼睛發起潤來，而且兩滴眼淚撲托的落在地上。這時候雲也非常急速的降下去，久米仙人立刻一直線的向著地面倒撞了下來了。

久米仙人跌下的地方是在一處河岸上，他的頭磕在那里的巖石上，即刻死去了。這件事情却使在那里洗衣的女人們大出一驚了。

那些自己以為了不得的女人們後來將久米仙人跌下來的理由歸於他們自己的腿的美麗，都很有得意。他們各自以為自己的美破了久米仙人的仙術，因此是殺了久米仙人的原因。他們這樣的想，都感到喜悅。但是在那些人的裏邊，並沒有一個美麗的女人，都只是平常的被太陽曬黑了的，手脚粗糙的農家的女人罷了。久米仙人跌下來的時候，究竟是否看著這些女人，誰也不

能知道。

講到這里就是結末了。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原作

(註)

日本傳說，久米仙人(Kumisonin)本是大和添上的人，入深山修仙術，能飛行空中。一日見河邊洗衣女人露

其醜，忽起染心，遂失神通，墜地不復能飛。